

女人的天敌
作者：朵朵

出版日期：2000-3
就算他的世界变色
未婚妻和好友联手背叛他
可也无须从谦虚君子堕落到像个暴君
不成！她得好好激励、刺激他一下——
强行跨坐在他身上刮胡子、扒开他的衣服洗头发
谁知他竟大有“反应”，该死的起了化学变化
还无耻祭出勾魂邪眼迷晕她、一举攻城掠地
老天~~她真是自讨罪受、活该倒楣
没事干啥招惹这会夺人神魂的女人天敌？

楔子

第01节 第02节 第03节
第04节 第05节 第06节
第07节 第08节 第09节
第10节

齐风将程竹音抛到床上，他的身子紧跟着覆上，紧紧的将娇喘不已的她压在身子底下，炙热的吻探索着她的狂野。

他急切的手滑进她的衣内，覆上她肿胀的胸脯，熟稔的揉搓让柔软的峰尖硬挺，让情场老手的她惊呼轻逸，娇喘连连。

她激情的反应令他再也抑止不了沸腾的欲望。

他慌乱、急切的为自己卸下一身的束缚，伸进她的裙内，拉下她性感的贴身衣裤，贴近自己的身躯，让他昂藏男性与她的柔软相触。

最激情的时刻，他猛然一抬头，望见床头上的新婚照，那是洋溢着幸福的一对新人，女主角是在他身子底下的竹音，而笑吟吟的男主角则是他的好友，陆放辰。

“你确定放辰不会回来？”他将头埋进程竹音的发丝里，几近为难的嗓音显得有些痛苦。

程竹音高举着纤细的手臂，环着齐风的颈子，凑近她的唇，加深她的吻。她狂乱毫无目的的探求齐风的温存。

在这个时候，不要提起放辰。她只是个女人，一个有生理需求的女人；而放辰.....不可否认的，他有令人倾慕的外表，床第功夫也令人满意，但.....她承认她是一个贪心不足的女人，除了放辰，她很自然的想去征服其他的男人；这种征服无关乎于爱，她要的只是异性渴慕的眸光，看他们拜倒在她裙下，这让她有超越男人的成就感。

她得承认这样的自己很糟，但她却沦陷在这样的肉欲情爱里挣脱不出来。

当初，她以为如此爱恋自己的她，这一生是甭想找个男人当她一生的依靠了；然而，放辰却出现在她的生活里，他以她梦中情人之姿降临在她的生命里。

刚开始认识的那一阵子，她为放辰迷恋。

迷恋他令人屏息的外表，迷恋他出手豪阔的气派，迷恋他对女人无往不利的手腕.....她想她是爱上他了。

而她也用自己外表的魅力让放辰臣服在她的裙下，让放辰在日前公布了他们俩的婚约，让他认定他是她这一生的新娘。

就在众人对她钦羨不已、直说她是上辈子修来的好福气之际，她却日渐厌烦这种恒久的关系。

她开始厌烦放辰对她万般呵护，她开始怀念他们刚开始交往的那个霸道情人，于是她出轨，背地里背叛了放辰。

她找上放辰的好友，在放辰出门时偷欢。

她悲哀的发现，这样偷偷摸摸的感情竟能激起她异常的兴奋。原来她自始至终只适合当男人的黑市夫人，见不得天日。

像是想将自己最邪淫的一面沦陷到最深，程竹音的双手拉低齐风的身子，让他进入得更深，让吟哦声充斥在她与放辰的新房里。

她想，她是彻底沦陷在变态的爱恋里，泥足深陷而无法自拔了。

落入他眼帘的是一幅淫秽的画面。

他的未婚妻竟躺在他们的新床上跟他的好友苟合。

提前赶回台湾的陆放辰，怎么也没想到欢迎他提前回来的竟是如此残酷的事实！

他心中最重要的两个人同时背叛了他。

他们让这淫荡的行为、淫秽的吟哦亵渎他们对他们俩的真心真意，

陆放辰红了双眼，握紧拳头，揪起正在床上奋力挺进的好友，右勾拳一挥，将齐风揍倒在地。

齐风从床上跌下来，猛一抬头即发现愤怒的好友。

“放辰！”他捧着自己快要碎掉的下颚，喊出支离破碎的声音，企图跟陆放辰解释些什么。“不要叫我、不要解释！”此时此刻他愤怒的只想揍人，不想听他多余的解释或试图澄清他们的情不自禁。

难以压抑的愤怒陡然涌上，溢满陆放辰整个胸臆，他赤红着双眼，抡起拳头，揪着这个打小便跟他穿同一条裤子长大的好友，愤怒的右拳高高的举起，儿时往事一幕幕掠过。

他从来就没怀疑过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这两个人，而他们却同时背叛了他。

“出去！”他颤抖的手指着门外。“出去！别让我再见到你。”陆放辰额头上的青筋暴露，彰显出他心中的怒意。

齐风若再不走，他会失控的想杀人。

“放辰，相信我，我跟竹音不是有心的，我们只是……情难自禁。”

陆放辰将齐风的人连同他的衣服丢出去，奋力的关上门，将那句“情难自禁”锁在门外。一个是他的未婚妻，一个是他的至交好友，他们竟用一句“情难自禁”就将他对他们的信任打落谷底！他们到底知不知道，这样有多伤他？

陆放辰抬起赤红的双眼，盯住竹音那绝美却无丝毫愧色的面容。

她在伤他最深之后，竟然还可以赤身裸体、面色从容的站在他跟前，像在跟他宣战、挑衅！原来这就是他一直深爱的女人！

刹那间，陆放辰猛然悲哀的发现自己对竹音的了解竟少得可怜。

陆放辰拉开门，拿着车钥匙奔了出去。

一向不畏艰难、直向困境挺进的他第一次像只鸵鸟似的选择逃避。

他再也无法冷静面对齐风与竹音两人。

时速一百五十公里，陆放辰像不要命似的将油门踩到底。

闪过脑际、落入他眼帘的不是飞驰而过的车流，而是一幕幕的男欢女爱，齐风和竹音背叛他的画面。

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待他？怎么可以！

他一次又一次的扪心自问，是多年来自己亏待了齐风？还是自己以前的多情让竹音感受不到他的真心，所以他们选择同时背弃他？

然而在一次又一次的自问中，陆放辰却始终找不到答案，因为他不了解若是他曾亏待齐风，那么这么多年的友情，为什么他从来不说？

还有竹音，如果她觉得他的爱不曾给过她安全感，那么她为什么要答应他的求婚？

为什么答应他的求婚后，却又在背地里与齐风暗通款曲？

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他愤怒的仰天怒吼。

一个个问号随着仪表盘时速的攀升而跳跃出来，那理不清的疑惑困扰着陆放辰，让他失去理智。

凉夜的冷风随着一百五、一百六、一百七向上攀高的车速灌进车里；陆放辰不在乎坐在敞篷车里的自己几乎就要被灌进车子里的狂风给吹起，他只想用速度来冲去他内心的愤怒。

一个急转弯，一只小猫咪突然出现在车道上。

几乎是下意识的，陆放辰向左旋转他的方向盘，紧急的踩了煞车。

砰的一声，那辆宝蓝色的保时捷登时撞进山壁，向内凹了一大块，方向盘上的安全气囊弹开来，护住陆放辰的头与胸；安全气囊上有着触目惊心的鲜血，还有……被鲜血晕染开来的水珠。

七天前，陆放辰的世界彻底毁灭，自从陆放辰得知他的未婚妻与好友行通奸之实时，陆放辰变成一个易怒的暴君。

短短的七天，他已赶走十位特别看护，而她，冯季莘是那第十一位。

打从当年她进入圣心医院，院长领着这位年轻的负责人巡视医院的那一刹那，她便被陆放辰眉宇间的气魄给慑服，心中的小鹿便这样给它乱撞起来。

她瞧着他换过一个又一个的女友，瞧着他最后跟程竹音订了婚，她也曾怨过自己为什么没找个机会将自己的心意表达出来，但想想，表白了又如何呢？

“麻雀变凤凰”的戏码只会出现在电影上，在平实的生活里，她不该做不切实际的梦。

因为看清事实，所以她循着自己该走的路，踏实的过生活，至于陆放辰……那个年纪轻轻的总裁，她只敢将他放在心里最深处，在夜深无人时再从梦里忆起他的好。

她一直以为自己会默默的守着这份暗恋，不会与人分享；可她怎么也料想不到会有这么一天，程竹音背叛了陆放辰，陆放辰则出了意外，而她，现在站在陆宅的大门前忐忑不安。

她不以为自己会是特别幸运的一个，能破例让陆放辰对她和颜悦色、不故意挑剔。

她知道她终究会是那第十一个被他赶出陆宅大门的特别看护，可是，她还是来了，这是她唯一能跟他单独相处的机会，哪怕是只有半天，她也心甘情愿，从此心中了无遗憾。

而今，她就站在陆家大宅前，可她伸出去的手却停在半空中，没有勇气按下门铃。

她告诉自己：逃了，就是弱者！逃了，日后便没有机会再接近他。所以她要勇敢，再怎么也得见陆放辰一面。

深深吸一口气，冯季莘眼一闭、手一按，寂静的大宅内响起刺耳的门铃声。

没人在、没人在，最好陆家的人全都出去了，那她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打道回府，然后再告诉自己，她不是没勇气，实在是时不我予，让这大好的机会就这么从她的小指缝间溜走。

但，她向来就不讨老天爷的喜欢，每两个月一次的统一发票对奖能中个两百块，她都会开心得像中了两百万一样去买三牲四果酬神，所以这回，想不到老天爷还真眷顾她，就在她的祈祷还没结束时，便有人开了门。

是一个灰白头发的妇人，面容是慈祥的，可神情却是焦虑的。

哦噢，大事不妙了，陆放辰在里头发飙是吗？

“是冯小姐吗？”

冯季莘怕事的点点头。

“快随我来，少爷等你好久了。”

那位近半百的妇人急急的提起她简单的行李，神色匆匆的将她带到宅子的最里侧，害她联想反悔逃走的机会都没有，只得快步跟上那妇人的脚步。

“少爷就在里头等你，你快进去吧。”

妇人帮她敲了门，里头传来沉重带着微怒的嗓音：“进来。”

她打开门，走了进去。

背后的门砰的一声，让人给随手关上。屋里，又恢复成刚刚的漆黑与寂静；她像陷入地狱里，四周伸手不见五指。

现在是大白天呵，可陆放辰却将自己关在密闭的屋子里，窗子没打开，就连窗帘都是拉上

紧闭的，屋内的空气变得混浊，这有碍于他的健康呀！

她想对他说，可是在他凌厉的注视下，她却始终提不起勇气，因为在这一片漆黑里，渐渐习惯黑暗的她已能渐渐感受到陆放辰目光的不友善。

他在打量她。在勘查她合不合格！

下意识的，她挺挺腰杆子，告诉自己不能退缩、不能害怕；骗倒了他，那她就能在他的身边当“曼秀雷敦”。

突然间，陆放辰开口了：“为什么迟到？”

该不该说谎？

说迷路了？

还是说她搭的公车半路抛锚，害得她搭“十一号公车”一路“爬”上他阳明山上的家！？

不好、不好，看他的眼神这么锐利，他一定不会相信这么愚蠢的谎言。

灵活的眼眸转了一圈又一圈，吞吞口水，她决定实话实说：“因为……害怕。”

在静默中，她等待他的咆哮。

但，他没有，没有矣！

他连最基本的“为什么害怕”都没问，像是他之所以问她为何会迟到只因为他必须问；至于答案，他并不是那么真切的想知道。

他的阴沉顿时让她觉得无助，在这样尴尬的情况下，她不知道自己是否合他意。

真后悔刚刚进门时，因为太过于害怕以至于没有乘机好好的看他一眼，就这样毫无收获的回去，实在是有些不甘心。

陆放辰拉了下床边的铃，只见刚刚的那一位妇人敲门走了进来。

“少爷？”

“带冯小姐去客房。”他冷凝的口吻有着绝对的威严。

她被录用了吗？

这么轻易？轻易得让人觉得有些不真实。

冯季苹随着那位妇人退出去，临出去前，趁着透进的一丝晨光看他的脸。

那是阴鸷没有表情的面容，跟以前她看过的他完全不同。

仓皇的，她飞快的合上门，将那张冷绝的面容关在门内，不让他的阴沉透进她的爱慕里。

她原本喜欢的那个人合该有着阳光一般的笑容，绝非像现在这般冷绝。

心中原来那幅白马王子画像开始碎裂，一片片的从她心中剥落。

为了方便她照顾他，她的房间就在陆放辰的隔壁，仅有一墙之隔。他的行动，她听得见，可他的想法，她却无法窥知。

稍早领她进来的刘嫂是从小带大陆放辰的保母，现在则打理陆放辰的一切生活起居。

冯季苹发现她太高估自己。

陆放辰根本就还没决定要录用她，因为她带来的行李仍被搁置在墙角，像是随时可以拎了走人一般。

冯季苹拉开窗帘，打开窗户，让阳光透进来，替这间充满晦暗的屋子带来一点点的暖意。

她伸了个懒腰，自动自发的将自个儿的衣物摆进衣橱里；她打定主意，除非陆放辰开口要她走，不然，不管他如何暴怒，她都会隐忍下来。

轻轻的，她嘴里哼着成龙的歌曲“向着阳光走”，告诉自己生命再怎么艰碍难行，她能靠的唯有自己，所以她绝不向困境低头。

她哼的歌曲透过窗户传到了隔壁。

陆放辰的浓眉蹙了起来。

那个该死的小护士！

谁许她在这间屋子唱歌的？

谁准她为这间屋子带来阳光的？

陆放辰拿起挂在墙上的话筒，按了分机号码。

冯季苹房里的分机响了起来，打断她的歌声。

“喂？”能接近陆放辰让她心情分外愉快，就连接个电话，她的声音都透着喜悦。那人不会理会她的好心情，低沉的嗓音带着薄怒：“冯小姐，请你马上过来我房里。”是陆放辰！

曾几何时，她又惹到他了？

吐吐小巧的舌尖，她放下手边的衣物，带着忐忑不安的心，往隔壁的房间走去。

门是微启的，轻敲两声，没人回应她，她大胆的推门而入。

一进来陆放辰的领域总让冯季苹精神紧绷，无法放松心情。

这里的空气实在是太糟了。

她不安的眼神扫射房里一圈。

陆放辰不在房里耶！

可他刚刚不是要她尽快过来吗？

小心翼翼的她又向前一大步，定眼看着这二十几坪大的空间。

书柜占满这间屋子的两面墙，看来，在陆放辰还没出意外之前，这应是他的书房，现在却因为他的行动不便而临时被更改成他的寝居室。

天生爱好自在、爱阳光的她受不了这间屋子的阴暗，她自作主张的往窗子旁移过去。

拉开窗帘、打开窗户，她嘴角漾着笑，正打算趁着那个暴君不在时，深吸一口新鲜空气之际，身后却蓦然传来冰冷的一声：“冯小姐不嫌自己逾越了自个儿的身份吗？”

她惊跳、回眸，对上的是他眸中的冷鸷。

他人虽坐在轮椅上，可气势却依旧硬生生的强压过她。

先天的优越环境造就他的王者气息，他像头豹，一只受了伤的豹，将踏入他领域的每个人都当成他的敌人。

噢！他的脾气真的好糟，看得她好害怕。

“对不起，我只是……”她心慌意乱的指着窗外，“只是觉得外头的天气这么好，你实在不该辜负了这样的好天气。”她试着解释自己并非有意侵犯他，他不该对她的好意怀有戒心。

他不该辜负的事还有很多，不止阳光这一项。

他推着轮椅前进，欺近她的身侧，凌厉的眼眸在她身上流转。

他的眉因她的多事而挑高。“将这一切还原。”他的日子只许阴暗，不见容任何光亮。

他命令的口吻激怒她血液中好战的因子。

挺挺胸膛，咽了一口唾液，冯季苹回视他凌厉的眼眸，回绝了他：“不，你需要阳光。”

“我需要什么不是由你来决定。”低沉的口吻里有不容置疑的威严。

“我是你的特别看护。”她虽慑于他目光的冰冷，但对合情合理的事，她必须据理力争。

“而我随时可以辞掉你。”他陆放辰不要一个不懂得什么叫做“服从”的看护。

冯季苹又下意识的挺起腰杆子，两眼清澄地直直望进他霸气的眼眸里。

原来这就是她暗暗喜欢了一年多的男人，在他的世界里，他专制、独裁得几乎像个暴君；他不许别人与他持相反意见，不见容任何异议的言论。

哦，好伤心，她的白马王子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如果这样的生活真是他想要的，那么她乐于退出他独裁的世界里。

冯季苹骄傲的仰起尖巧的下颚，甚为倨傲的开口：“我马上就走。”她抛下这一句，迈出步伐，转身就离开。

他移动轮椅赶上她。

他坐在轮椅上，抵在门边，凌厉的眸光闪烁了下。“你很不驯。”

“我只是讲道理。”她仰起白净的脸蛋睨视他。

陆放辰挑高眉，感兴趣的正眼打量这个小护士。

她有一张素净的脸蛋，一双清澄的眼眸，就连鼻子、嘴巴都很小巧；若真要从如此娟秀的五官里找出不驯两字，就该属那两道如剑如墨般的浓眉了。

她有柔弱的气质却有不驯的气势，而这模样像极了她一位故人，一个背叛他的故人。

他的眼眸中带着难以言喻的痛楚。

“你怎么了？伤口又疼了，是不是？”他现在的模样虽讨人厌，但她喜欢他，无法眼睁睁的看他痛苦却是不争的事实。

她蹲下身子，想看 he 受伤的腿。

“走开！不要理我。”他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她。

他冷不防的伸手推开冯季苹。

她跟舱的身子猛然被这一劲道推开，失重的往后跌了过去。

头，毫无预警的撞上桌角。

她痛呼出声，伸手往后脑勺一揉，碰着的是湿黏的液体；她手伸到眼前一瞧是血！

刘嫂循着那一阵嘈杂声赶了过来。

“怎么？怎么会这样呢？”她知道少爷自那一场意外之后，脾气是变得很不好，可少爷从来没伤过人呀。

她赶过去，扶起冯季莘。“冯小姐，你要不要紧？”

“没关系，这伤口包扎一下就不碍事的。”

“那我去拿医药箱来。”

“不用了，我自儿去。”

她再也没办法跟这个喜怒无常的人生活在一起。她要走，她要离开，不让他的暴怒再施加于她身上。

她像避开瘟疫似的逃离他的身边。

陆放辰紧紧抡起拳头，强抑住想拉她回来的冲动。

她只是他的看护，不是竹音，她要走、要留，无关他的事；他不必开口要求她留下，不须开口跟她说“对不起”，因为他陆放辰根本不在乎任何人。

冯季莘将稍早才挂上的衣服一件件丢回自个儿的行囊里，拎起刚刚才带来的行李，匆匆从房门走出来。

她要离开，离开那个易怒的暴君。

“冯小姐！”手里本来抱着救护箱的刘嫂见着冯季莘拎着行李、亟欲走人的模样，忙不迭的放下手里的救护箱，赶前去阻止冯季莘离开。

“冯小姐，你不能走呀，少爷刚刚是无心的，他不是有意伤你的。”

“就是无心的才可怕。”她不能预料他哪时候脾气又不好，而她哪个时候身上又会多个伤痕。

这样坏脾气的病人她不是没见过，她只是难以忍受……竟会是他，是她一直爱慕的他。

一年前的陆放辰是多么的温文儒雅，他没有富家子弟的霸气，待他的下属就像自个儿的兄弟姊妹一般；而现在呢？

他为了一个程竹音就变成这副德行！

他以为他的落魄、他的暴怒会让程竹音出轨的事实成为虚幻吗？

还是以为他仗着心碎的伤痕，别人就该对他的行为举止多加包容？

不！她偏不！

她为什么要包容这样存心让自己不好过的男人，如果他决定用这种方式来伤害自己、伤害他身边所有爱他的人，那么，她冯季莘拒绝加入这样的受害者行列。

拎着行李，她昂首阔步的打开门。

砰的一声，刘嫂又将门给关上。

“冯小姐，你别走，少爷需要你。”刘嫂两手拉着冯季莘的行李！死不放行。

“陆先生有的是钱，他随时都可以再请一个看护。”

“不，不一样的。”她知道少爷需要的不只是一个看护，而是当头棒喝。

在少爷受伤的这段日子里，她看过太多的特别看护；她们每一个都很优秀，都很专业，但她们不够强悍，不足以救赎少爷亟欲堕落的心。

而冯小姐是特别的，只有她敢拉开少爷的窗帘、打开他的窗户，让阳光透进来；只有她敢大声对他说话，反驳她所看不惯的。

“不，他需要的不是我，不是任何一个看护。”她高扬着嗓音，不怕他听见。

“他需要的是酒，是可以让他醉生梦死的酒精，更甚者，他需要的是一把刀，一把足以杀死自己的刀，唯有这样他才能从程竹音的伤痛里解脱！”

砰的一声巨响，陆放辰的房门打了开来。

他推动着自己的轮椅出现。

在陆家，在他的地盘上，程竹音这三个字是禁忌，是谁都不许提的禁忌，而这个女人，竟然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他。

他的愤怒在他凌厉的双眸里是如此的显而易见，冯季莘不由自主的吞了吞口水。

不怕、不怕，陆放辰是个行动不便的病人，他根本要挟不了人，她实在不用看到他就像羊见着老虎似的吓得手脚直发抖。

“我，要走了！”她借着放大声音来壮大自己的胆量。

双手紧紧抱着自己的行李，她旋过身子，转开门把，丢脸的发现自己在面对陆放辰时总是很没用的只想逃。

“我发誓，你要是没将刚刚的话收回便一脚踏出这个门，那么圣心医院就永远没有你立足的余地。”他将话给撂狠了。

他威胁她，威胁她耶！

极为愤怒的她转过身来，迎上他凌厉的双眼，怯怯的，又赶快调开自己的视线。面对他，她的心总会不由自主的狂跳，就算他现在人坐在轮椅上，身高硬是矮了她一大截也无法改变。

“我可以去别家医院。”这世上又不是只有圣心医院缺护士，所以他的狠话起不了任何作用的啦。

看她低垂着头，回避他的目光，很努力的挤出这番不在乎的话之时，陆放辰的眼眸眯成危险的直线，直直的望着这个既勇敢却又十分胆小的小护士。

很意外的，他先前的怒气已被她这小小的举动给平复，而后，他竟然有想笑的欲望。

“你确定你到别家医院我陆放辰就奈何不了你吗？”陆氏财团好歹也是跨国企业，在台湾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圣心医院若一个公文发放到各家医院去，只怕她一个小护士会被当成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神，试问这样子她又该怎么去跟个大财团抗衡？

他的眼底有嘲笑，是在笑她不自量力。

这个陆放辰好可恶！

“我又没有得罪你，你干嘛如此逼迫我！”

“你得为你刚刚的不驯负责。”

他的口气虽是淡然的，但她却听得出他口中的要挟。

这个男人变了，他根本就不是她当年一眼即喜欢上的人。

只要他不顺心、不如意！他便会利用他的优势将人给逼绝。

放下手边的行李，她的双眼迎向他眼眸中的冷嘲。“你要我怎么向你陪不是？”

他的嘴角勾起一抹满意的笑。

旋开轮椅，他欺近她。

慢慢的，他开了口：“日子还很长，我总会想出个好法子来的，是不是？冯小姐。”说完，他傲然的回房。

而她却仍陷在他的话里，走不出那样的迷惘。

他刚刚说的那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日子还很长，他总会想出个好法子来的”！？就在冯季莘张口结舌之际，刘嫂早已拎着冯季莘的行李，将她的衣物一件件的挂回衣橱里。少爷说“日子还很长”，这就代表他会用很长很长的时间来与冯小姐“相处”，看来少爷是接受了冯小姐当他的特别护士。

陆放辰除了脾气不好，偶尔会拉开他的大嗓门、练练他的嗓音，吼吼人之外，似乎她的日子过得还算如意。

看来与陆放辰相处并没有她想象中的艰难，相反的，艰难的是她要如何面对她自个儿的心。在照顾他的这段日子里，刘嫂总会拉着她细数陆放辰的过往。

在刘嫂口中，还没出意外前的他果真就像当时她匆匆一瞥的印象，是既温文又儒雅，待人和气又可亲。

刘嫂说是程竹音毁了她家少爷的一切，自从程竹音背叛他家少爷之后，他就变得不像是他自己了。

这样的说法让她感到难受。

她心疼他待程竹音的痴情，可也气他竟用如此的方式来凌虐自己，不让自己好过。

然而，更可笑的是她，她明明知道陆放辰心中还惦记着程竹音，可是在听到刘嫂那一番话后，她却让心沦陷得更深了。

她比以前更包容他对她的无理取闹，只因在她内心深处有个小小的声音在说：别与他计较，他只是个为情所苦的痴情汉罢了。

叩、叩！两声敲门声打断冯季苹的沉思。

“请进。”她回首，望着门。

门被推开来，刘嫂那慈祥的脸庞出现在门边，手里还端一碗甜汤。

“冯小姐，喝碗绿豆汤，去火消暑。”

冯季苹接了过来，打趣的说：“该去火的不是我。”是那陆放辰。那个人没一天有好心情，跟在他身前当看护，还真得有过人的耐性。

刘嫂轻声笑了出来，“这话可不能让少爷听到，要不然他又要骂人了。”

冯季苹耸耸肩，喝一口绿豆汤。

她是被陆放辰吼惯了，早已对他的咆哮声免疫。

“冯小姐，我可不可以跟你商量一件事？”

刘嫂小心翼翼的看着冯季苹，生怕自己若在不恰当的时机提出来，会不会给人打了回票。

舀着一匙又一匙的绿豆汤，冯季苹开口：“你说啊。”

“我，明天想回家一趟……”刘嫂看着冯季苹的反应。

“然后呢？”

“然后就是，少爷可不可以就由你单独照顾一天？我会煮好早餐再回去，且赶回来做晚饭，只是中餐就得偏劳冯小姐你了。”

“可以啊，明天本来就是假日，你当然可以回家，只是……”冯季苹用眼睛瞄了瞄隔壁，“你可得自己去跟那个暴君说，他若答应，我当然没问题。”

“没问题的啦，少爷现在对这个家是三不管，只要家里有人伺候他吃饭，那就没问题了。”“嗯哼。”冯季苹喝着冰凉的甜汤，用鼻子哼了声当作回答，算是答应了。她想她应该应付得来那个暴君才是。

冯季苹错了，大错特错！刘嫂走了，而她的磨难才刚开始。

一大早，刘嫂才刚出门，一记怒吼即从隔壁传来，继而又传来砰的一声……

冯季苹本来还躺在床上贪恋着被窝的暖度，赖着不想起来，但那声重物落地的声音跟那记怒吼震得她心慌意乱，她连忙掀起被子就往陆放辰的房间跑去。

才到门外，就听到他在吼：“该死的，所有的人都是都死到哪去了？”

哦喔，他的脾气很糟喔。

冯季苹敲敲门。

“既然有手敲门，难道不会自己开门吗？”火爆的声音再次穿透门扉，冲着她而来。

冯季苹硬着头皮进去。

陆放辰没想到进来的人竟会是她，脸色一度变得十分难看。

“刘嫂呢？刘嫂去哪了？”那极力压低的嗓音，可以让人清楚的知道他的火气在爆破边缘。还好她在他身边也有一段日子，才不至于被他突如其来的坏脾气给吓到。

冯季苹凉凉的回答：“刘嫂回家了。”

“谁准她回去了！我需要她。”陆放辰高张的火气直飙出来。“去把刘嫂给我叫回来，”他专制且霸道的下达命令。

这一点冯季苹就看不过去了。

“我不会去帮你把刘嫂给叫回来，因为假是你准的，是你自己贵人多忘事，你没道理让人回去之后不到三个小时又把给人给召回来。”

“我做事不需要理由。”

“那很对不起，你要做暴君，可惜没人要当你的臣子，你的不准、不许，在自由民主的二十世纪末是行不通的。”

冯季苹越来越放肆、越来越大胆，反正她就是看不惯他的脾气愈来愈暴躁，全只为了一个程竹音。

“在这个家里是我在作主。”陆放辰企图用主子的身份欺压冯季苹。

而她只是回以甜甜的一笑，“问题是，你现在行动不便，得处处听我的。”她故意激怒他，最好是让他气到脑中风最好。

“你！”陆放辰气得握紧拳头。

“想打我啊？可以啊！但你得先学会站起来不是吗？你老是窝在轮椅上，就连站都站不好，你凭什么打我？”

冯季苹用言语挑衅他的脾气，最后还逾矩的跑去窗户边拉开窗帘，打开窗子。

她知道阳光是他的天敌，知道陆放辰是见不得光的，但……她就是受不了他的自甘堕落。

唰的一声，窗帘被拉开——阳光透了进来。冯季苹回过身，她看见陆放辰目眦尽裂的坐在长毛波斯毯上。

他的轮椅是斜躺着的，脸上的表情是悲愤的，显而易见的是，他本来打算自己从床上攀移到轮椅上坐好，但力不从心的他却从床上滚落，任由自尊碎了一地。

冯季苹看到屋子里的零乱，稍早的怒气已渐渐被难过所取代。

像陆放辰这样从小即得天独厚的男人，想必承受不了自己得靠别人扶持才能站得好的难堪。她走过去，伸出友善的手想帮他。

陆放辰却拒绝她的扶持，从抿紧的唇畔逸出一句：“叫刘嫂回来。”

“我不会打这个电话，让你去破坏她的假期。”

“我需要她。”

“你现在只能需要我。”冯季苹忍不住大声了点。“我是你的特别看护，刘嫂能做的，我也都能；你为什么就偏要这么拗，企图破坏别人的幸福，难道那真的可以让你快乐吗？”她训示他。

陆放辰的脸色变得铁青，像是压抑着极大的怒气，他扭转过头，他不再求助于冯季苹，攀着床缘，努力的想爬上床。

他傲，她却更倔。

她来陆家是当看护的，可不是来当他家的小狗，可以任他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不开心的时候再让他骂着玩。

哼，拜托，她先前是对他有好感，把他当成梦中情人般在看待，但与现实中的他相处久了，她才发现并不是每个骑着白马的都是王子，她冯季苹才没那么不争气，拿自己的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

不用陆放辰，冯季苹移到床边去整理床铺。

他看到她的动作了。

“不要动我的床。”他急忙的想冲过去拨开冯季苹忙碌的手，却力不从心的又扑倒在地。

看他又跌倒，冯季苹胸口一紧，却忍住不去关心他，因为她知道自己伸出去的手铁定会又被拒绝。

“我叫你别动我的床、我的被。”陆放辰不顾身体上的疼痛，硬要阻止冯季苹动他的东西。冯季苹又火了。“我只是要帮你整理床铺。”

“我的事不用你鸡婆。”

“我是你的看护，你的杂事就是我份内的工作，我可不想拿你的薪水却不做事，像是占你便宜似的。”

“我不在乎。”

“但我却怕人家在背后说我是非、说我领干薪。”

“如果你怕是非、流言，那我可以现在就解雇你。”

冯季苹张口结舌，难以置信他说的话。

“你竟然为了我的尽忠职守而想要解雇我！你有没有搞错？”

“没有搞错，我要你现在就走，远离我的视线范围。”他的手指着房门，下了逐客令。

有那么一瞬间，冯季苹还真想用门就离开，但……

她偏不！她就是不让他得逞。

他不让她碰他的东西是吗？那她就偏偏要碰。

冯季苹深吸口气，继续完成她未做完的工作，完全把陆放辰的咆哮当成耳边风。

她掀开被子，打算将其折叠起来，却发现被子中央的颜色明显的不一样。

她用手去碰，触手所及是湿冷一片。

冯季苹把手缩了回来，她当然不会天真的以为那是尿。

陆放辰行动不便，为了方便他小解的问题，所以她早在他伸手可及的床底下放了一个尿壶，因此床上那一片湿冷绝不可能是失禁下的产物。

不是失禁，那就是……

冯季苹的脸蓦然泛起两朵红云。

她终于知道陆放辰为什么小题大做的想解雇她，死也不肯她动他的床；知道他为什么急急的想找刘嫂，却不要她的帮忙。

这个大男人是怕她看到他的窘境啊！

了解陆放辰之所以发怒、之所以脾气大的原因之后，对于陆放辰的坏脾气，她突然变得不是那么的在意。

“其实我从事的是护理工作，有些事情的‘情非得已’我比刘嫂还明白。发生这种事，没什么好窘的。”她动手准备把他的床单、被单换下来。

冯季苹背对着陆放辰，要自己稳住别发抖，毕竟她身为医护人员，就该明白一个壮年男子的生理需求。

满则溢的道理她懂，她不该大惊小怪的；但……

唉，说真的，要她面不改色的处理这种东西，她真的做不到，毕竟她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处理男人的体液。

冯季苹飞快的扯下床单，把被单整个褪下。

陆放辰冷眼看着冯季苹忙碌的身影。

她知道她在做什么吗？

他的眼神追着她的背影跑。

看着冯季苹将脏的被单、床单放在一旁，又去衣橱拿出他的换洗衣裤折回他身边蹲下。

“你可以自己换吗？”

“如果我不行，那你会帮我换吗？”他是故意在挑衅，脸上还有一抹嘲笑。

深吸一口气，冯季苹决定迎战，点点头说：“身为你的看护，帮你换衣裤是份内的工作，只是……”她回以同样的挑衅目光。“你不方便的是双脚，怎么连穿衣也需要别人代劳？”

“我以为这是你份内的工作。”激将法对他没用，陆放辰只拿冯季苹的话来反击就可以轰得她哑口无言。

冯季苹抿紧唇，心里慌得很。

她真的要帮陆放辰换衣裤吗？

她知道自己不该胡思乱想，应该把陆放辰当成一般的病人看待的；问题是，陆放辰不是一般的病人，他曾经是她在心底偷偷爱慕的白马王子，她曾经幻想过有一天她会像麻雀变凤凰那样得到梦中情人的青睐，她曾偷偷的想过有一天她会成为他的妻子……

“怎么，不敢！？”他冷冷的嘲笑声尖酸的扬起，言语中有明显的嗤之以鼻，像是将人击败、自己得到短暂的痛快便是他最得意的快乐。

冯季苹告诉自己，不可以输给一个对自己已完全放弃的男人。

如果连她都输给了他，那日后陆放辰岂不是要更堕落。

挺起胸膛、鼓足勇气，冯季苹说：“我可以，我办得到。”她决定摒除心里的障碍。

对于她的答案，陆放辰明显的感到讶异。

他不是看出来她内心的恐慌，因为这脾气倨傲的小护士连迎视他的勇气都得靠着咬紧嘴唇才能办得到，说她不怕他这才有鬼。

他只是不明白，她的工作理念真的有这么重要吗？重要到连病人不合理的要求，她都能忍气吞声的承受！

陆放辰的鹰似眼眸瞅着冯季苹瞧。

冯季苹得花好大的力气才能制止自己想逃的欲望。她站得挺挺的迎视他的目光，可惜的是，她不知道她的脚在发抖。

陆放辰看见了，却打算视而不见。

“既然可以办到，那就扶我进浴室。”

冯季苹一听，顿时两眼圆瞪。

“你换衣服进浴室做什么？”

他睨了她一眼。“我以为你身为医护人员，你会懂什么叫生理反应；知道满则溢之后，那些浓稠的体会弄得我浑身不舒服。”

他的冷言冷语中夹带着黄色废料，根本就无视她女性的身份。

他是故意的，她知道；而且她也知道陆放辰这么做，只是为了要激怒她，要令她拂袖离去。不，她不会让他得逞的。

冯季苹走近他，双手擦在他的腋下，想扶他进浴室。

陆放辰就放任她动手动脚，一点力气都不出。

冯季苹试了几回，却无法移动他半分。

“你可以帮帮忙使出一点力气来吗？”冯季苹汗流浹背，双颊涨红的发出抗议声。

陆放辰理直气壮的撒下一句：“不可以！”

“你这么重，我抬不动你。”

“这就是你的问题了！刚刚不知道是谁还在那里大言不惭的说，只要刘嫂能做的，她都办得到。”

再一次的，陆放辰又拿冯季苹刚刚说过的话来堵她的嘴。

冯季苹知道陆放辰是存心找她的碴，如果她够聪明就不该陪他玩下去；因为过了这一关，他铁定还会出别的难题来为难她。

但她的好胜心却禁不起他的挑衅。陆放辰愈瞧不起她，她就愈要试试看。

冯季苹再度把手擦进陆放辰的腋下，先是想要抱起他，但他那将近一百九十公分的身高跟七十五公斤左右的体重差点把她压死。

不行，得换个方法。

这次冯季苹跑到他的左边，肩膀穿过他的腋下，想把陆放辰给撑起来，结果她还是差点被压死，除此之外，她真的搬不动他。

搬不动他？

对啊，既然搬不动，那她可以拉看看啊！

冯季苹放弃刚才的方法，跑到陆放辰的身后，从后头抱住他的胸膛，双手交握，死命的拖。对于她的努力，陆放辰感到有点啼笑皆非。她真的像誓死不倒的勇士一样，不扳倒他就绝不罢休。

他任由冯季苹摆布，等她累了又试，试了又累，看着她一次又一次的受挫、却愈挫愈勇时脸上的发亮表情。

悄悄的，他使了力帮她。

冯季苹不知道有人相助，还以为自己用对了方法……这一次她企图以脸贴着他的肚子扛起他。

她才一百六十九公分耶，竟然可以扛起一个身高将近一百九十公分的大巨人！冯季苹高兴归高兴，却也没忘记肩头上沉重的负担。

一个脚步一脚印，像龟似的慢慢往浴室走去。

还好陆放辰的房间是套房式的，浴室就在咫尺不远处，走几步就到了。

到了之后，冯季苹让陆放辰坐在马桶盖上，她靠着墙壁拼命喘气。

呼呼……她快没气了。

呼呼……从来没想到洗手间的空气是这么迷人。

呼呼……她又大大的吸了一口。

她的表情、她的动作都让陆放辰放软了心。

“喘够了没？”他心口不一的冷漠发问。

冯季苹是很想顶嘴回去啦，但她真的没力气跟他斗嘴、吵架，等她喘够气、腰能伸直之后，她会想办法再反驳回去，现在……

现在不行，因为她要呼吸。

呼……吸……

呼……吸……

冯季苹的胸脯随着呼吸的动作而起伏，令陆放辰的眼神转为暗沉，冲动的生理机能竟起了变化。

“好了。”她喘够气，可以帮他洗澡了。

冯季苹完全不知道陆放辰已对她兴起欲望，还傻傻的转过身去帮他解衣扣。

解开一颗又一颗的扣子，她慢慢看到他小麦色的胸膛……冯季苹面红耳热的，像是得了热病似的，全身变得好热。

不行，身为一个优秀的护理人员，对一个双腿不方便的病人，她怎么可以胡思乱想呢？

她该摒除一切邪念，把陆放辰当成一个需要她的病患看待。

冯季苹在心中念起佛号，摒除心中杂念，然而目光随着扣子到达衣服下摆，她除去他的衬衫，目光却定在腰际处。

就在他的肚脐眼下有一络卷曲的毛发蜿蜒而下，性感的藏在她看不见的深处……冯季苹舌干口渴，双手不由自主的发抖……

再下去就是他的禁区了！

她愣愣的看着，不再动手。

陆放辰知道她的迟疑，却不开口除去她的窘困。

这是她自己硬要逞一时之勇，替自己招来的麻烦，他没必要心软。于是，他就坐在那儿等着她发窘。

冯季苹的手攀上陆放辰的腰际，将他的休闲长裤给脱下，紧绷的黑色内裤包住他的昂藏男性。

他的男性欲望因她的目光起了化学变化，在小小的方寸间撑起一方天地。

冯季苹看得吓住，直想要跑。

陆放辰的动作比她还快，长手一伸，抓住她的手臂，不许她逃。

“在这个时候怕，你不嫌太迟了吗？是谁说身为一个护理人员，帮病人洗澡是份内工作？是谁说她可以将病人与护士间的关系拿捏恰当？”

“我……是我说的，但，我没想到……没想到……”冯季苹吞了吞口水，说不出自己看到他的欲望，她……她甚至连目光都不好意思对上。

“哼。”他嗤了声冷笑。“我以为我这样叫做正常反应，叫做正常的生理需求，凭你冯小姐的专业素养，你大可以把这种反应看得很淡然，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大惊小怪。”他字里行间都夹带着讽刺。

冯季苹听得出来。

她知道男人的生理变化受到外在刺激便可以轻易的被撩拨，也知道她一个专业的护理人员不用像惊弓之鸟似的看到这情景就节节败退，这些事她都知道、都清楚，但……知道是一回事，碰到又是另一回事。

男人的欲望让女人敬畏，更何况……他曾是她爱慕的对象。她是个正常的女人，他陆放辰随随便便一个挑逗都可以让她心猿意马、面红耳熟，她根本没办法单纯的只当陆放辰是个病患，简而言之，也就是看见他的裸体，她根本没办法控制自己的心跳。

“放开我，如果你单纯的只想让我知难而退，那我承认输了。”她承认她敌不过他的男性魅力，就算他现在半身不遂，他依然充满吸引力。

“你可以自己洗澡的是不是？”她低垂着头，不敢看他。

她知道陆放辰可以，因为在今天之前，他的一切琐事全由他自己张罗，是她，是她强行介入，想帮他忙，所以她替自己招来难堪，这是咎由自取，是她自找难堪，怨不得别人的。

看她充满挫败沮丧的表情，陆放辰知道他赢了一回，也明白的让小护士知道男人不单单只是雄性动物，他们拥有的最原始兽性是不受理智管制的，她不该天真的以为只要内心坚定就可以控制动情激素。

“出去吧，我的确是可以自己洗。”他冷淡的放她走。

冯季苹得到解脱，可是却不快乐，因为她待在陆放辰身边的动机早就不单纯，现在当着他的面出这种糗，她以后还能抬头挺胸的面对他吗？

不，她做不到！冯季苹的手握住门把，想退出陆放辰的世界。

他锐利的目光从冯季苹若有所思的怏然中读出她的企图。

“你不可以一走了之。”他极威严的下达命令。

冯季苹惊愕的回过身，抬起眼直视他的目光。

他知道她在打什么主意！知道她要走，所以他开口留了她……他是开口留她没错吧？

至少他说了“不可以”三个字。只是她不懂，为什么不可以？

“我有不当你看护的权利。”她呕气似的开口，不具有威胁性，倒像是小朋友在耍脾气。

他冷哼一声。“输不起就想逃，完全不顾我这个病人，你当初进护校的时候就是这副不负责任的模样吗？”

“我没有不负责任。”

“你丢下我不管，想逃回你的避风港，这就是不负责任。”

“要不是你存心戏弄我，我根本就不用逃。”她大声的反驳。

陆放辰愤怒看着冯季苹。

“我存心戏弄你？真是欲加之罪啊，”他根本就不认帐。“你倒是说来听听，看我是怎么存心戏弄你的！”

“你起了生理变化，这对我而言是一种污辱、一种性骚扰，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他厚颜无耻的否认。“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个有专业素养的医护人员，那你就该清楚男人在没有性欲的时候也会有生理反应，就连小婴儿遇冷都会勃起，而我是个成年男人，有这样的反应是属正常，这怎会变成你的屈辱？我不懂。”

他懂，其实他懂的。在他恶意的笑容里，冯季苹明白其实他是懂的，他之所以不承认只是想让她难堪。

“我不想跟一个不讲理的人讨论这个问题。”她觉得没必要再让陆放辰耍着玩。

转过身，扭开门把，她就要离开。

陆放辰的嘲笑声从她身后传过来。“输不起又要逃了，你就这么想当鸵鸟是吗？”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听不懂？那我说白一点好了，你喜欢我。”陆放辰坏坏的揭露冯季苹的心事。

他的话像颗地雷般在她心中炸开，令她握紧门把手微微的发抖。

他知道！他竟然知道她的心事，

而他既然都知道了，还要耍着她玩！？

怎么……他在程竹音那儿受到打击，便硬要把那些失意的痛苦加诸在别人身上，他才得意是吗？

如果是，那他算计错了，因为她冯季苹绝对不是逆来顺受的小媳妇。

强迫自己回过身，她勇敢的面对那不可一世的暴君。

“你脾气坏，待人不和善，凭什么让我喜欢？”冯季苹稳住狂乱的心跳，抬头挺胸的反击回去。

陆放辰嘴角扬起轻佻的笑，“你不喜欢我，却在见到我赤身裸体之后脸红心跳，这代表着什么？”他轻声取笑。

原来他早把她的行为举止全看在眼里了。

好吧！冯季苹承认：“是的，我承认你对我有吸引力，但仅止于你的身体、你的容貌；不可讳言的，你陆大老板有着极好的表相，体格强健更引人遐思，这是你先天的优势，我会垂涎你的美色这也叫‘人之常情’，毕竟你真的非常有本钱让一个女人对你产生遐念；但是，如果陆先生打算把这样的垂涎称之为‘喜欢’，那我想陆先生是不懂‘喜欢’这两个字的涵义，才会亵渎‘喜欢’的感觉。”

冯季苹将陆放辰说得像是男妓似的，言明她之所以会对他意乱情迷只为他的身体，才不是因为他的入。

拜托，都这个时候了，她怎么可能承认自己喜欢一个处处刁难她的臭男人。

她的反击让陆放辰喝彩。

“很好。”他接受她的说法，不以为意。“既然你之所以不能单纯的只用护士与病人间的关系看待我，只因为你‘垂涎’我的身体、我的美色，那你就更没理由逃了不是吗？”他变相的要她留下来。

方法极为曲折，但却成功的留下冯季苹，因为她才不想让这个骄傲又自大的男人以为她是想逃开他的男性魅力，所以才想辞职不干的。

拜托，她以前眼睛一定是给蛤仔肉糊到，所以才会以为陆放辰温文儒雅、脾气好，现在她才知道，原来陆放辰其实是个讨厌鬼。

刘嫂才请假一天，回来后却发现屋子里的气氛变了！

少爷跟冯小姐相处时虽然还是不多交谈，但那股暗潮汹涌的较量劲，却让旁观者不需仔细注意就能明显的察觉到。

依她偷偷观察的结果！她发现冯小姐的脾气好像愈来愈不好，动不动就吼少爷，去挑惹少爷的脾气。

而她家少爷就更奇怪了，平时谁不顺着他的意，他就会立刻要那人回家吃自己，但现在却处处忍让冯小姐在他的地盘上放肆。

正在院子里修剪花木的刘嫂愈想愈奇怪，视线习惯性的往少爷房间方向窥去。

那窗子是开着的，窗台上还放一个高身的花瓶，瓶中插着一大把向日葵，黄澄澄的向日葵充满生气的迎向骄阳……

瞧，又是一个大发现！

少爷的房里竟然有花耶！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看来当初她强留下冯小姐是对的，现在就等少爷的脚康复，到那个时候，少爷一定会变回他原先那副爽朗模样。

刘嫂是乐观的这么想啦，但屋里的那两个人可是针锋相对到濒临崩溃的边缘。

冯季苹已经完全没形象，把双手叉在腰上。“你到底刮不刮胡子？”

现在的陆放辰像个落魄的流浪汉，跟她心目中那个白马王子相差十万八千里，让她看了非常碍眼。

“不刮。”陆放辰给她一个爽快的答案。

冯季苹差点没气晕，河东狮吼又起：“不行不刮！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模样十分的邋遢？”

“知道啊。”

“知道你还不刮！”

“问题是，我邋遢我的，关你什么事？”陆放辰鸟都不鸟冯季苹，闲闲的开口，继续躺在床上看早报。

冯季苹一个箭步上前，欺身夺下他手中的报纸，要他正视她的怒气。“你的形象会直接影响到我的心情，所以你刮不刮胡子当然关我的事。”

“我管你的心情做什么？”换言之，她冯季苹心情是好是坏，关他屁事啊？陆放辰眼里透出不以为然的笑意。

“你的工作是照顾我，帮我做复健，而不是干涉我的生活，说到复健，喂，‘面速力达母’，你好像得帮我按摩了不是吗？”陆放辰指指自己无力的双腿。

冯季苹不用他，强悍的把手里的电动刮胡刀递到他面前。“要你保持颜面的整洁是重建你的心灵，这也是我份内的事，所以现在请你合作点，把你的门面整理得清爽些，到那时候我们再来谈你复健的事。”

“你言下之意是说我如果不刮胡子，复健就延后是吗？”

“对！”

“你这是在要挟我就范？”

“对！”冯季苹又点头了。

陆放辰假假的一笑，倏地又恢复他那什么都不在乎的冷面孔。“问题是，我根本就不在乎做不做复健。”所以她根本就威胁不了他。

“你，”冯季苹就快被他气死了。

这个人怎么变得这么不争气，要知道，他刮不刮胡子事小！但那自甘堕落的想法才是扼杀他人生最大的症结；她不要日后他双腿好了，却仍过着没心的日子，那样的生活很可怕，会把一个意气风发的大男人消磨成一个一无是处、只求度日的无用之人。

冯季苹横眼看他。

好，他懒得整理自己是吗？那她帮他整理！

冯季苹气晕了，趁陆放辰卸下戒心之后，一个扑身向前，就爬上他的身体，趴在他身上，把他的双手连同他的身体锁在她的腿间，用力夹住之后，左手扳正他的脸，右手拿着电动刮胡刀就往他刀削似的脸庞落下。

陆放辰不是不能反抗，而是……刺激过大，所以忘了反应。

她知道她在做什么吗？

她现在骑在一个男人身上，将他的手、他的身体压在她的大腿内侧耶！

他只需要施用手劲，双手就可以爬进她的禁区、探索她的私密，她不懂吗？

陆放辰神情怪异的看着冯季苹。

除了她专心的想刮除长在他脸上不协调的胡髭之外，陆放辰看不到别的企图。

她还真专注不是吗？

陆放辰忘情的看着她聚精会神的小脸蛋，看着她再认真不过的表情，讶异女人也可以这么单纯。

陡地，他的心柔了一大半。

就任由她去吧，反正他只是懒得刮胡子，留与不留，他并不是那么坚持。

陆放辰好整以暇的躺在床上，接受冯季苹的特别服务。

她与他近在咫尺，她的幽香充斥在他的周身，而她柔软的身子就在他伸手可及之处；突然

陆放辰的脸色一变、表情一僵……

冯季苹也察觉到他的改变。

她坐着的地方有一处正慢慢的苏醒、凸起，隔着薄薄的衣裤抵着她的三角地带。

老天！他做了什么！

冯季苹猛地跳开，离开他之后，杏眼图瞪的瞪着他。

原以为他会不好意思，没想到那个讨厌鬼竟然嘴角一扬，嗤了声说：“活该！”

活该？

“我怎么活该来着？我只是要帮你刮胡子耶，你怎么可以……怎么可以这么下流，胡思乱想起了淫念！”冯季苹气红双颊，目光不自在的四处游移，却飘飘的，看见他胯下的欲望

……

猛然将头别开，双手环胸，她故作义愤填膺状。

“起淫念？”陆放辰眉毛一挑，不以为然地道：“我可没那么饥不择食，会对你这样的女人起淫念。”

“可是你却有生理反应！”

“那是因为你撩拨我。”

“我撩拨你！”冯季苹差点没吐血。“我哪有撩拨你！我只是好心好意想帮你刮胡子而已耶。”

“可是你却坐在我身上，用你的身体挑逗我。”

“我……用身体挑逗你？”他竟然用“挑逗”这样的字眼。

“你的私处抵着我的欲望不停的磨蹭，这不是挑逗是什么？”

他简直没有廉耻心，说得大刺刺的，而且更无耻的是，最后他还摸摸下巴，装作一副思考状，语带嘲笑地开口：“可是你的身体那么平板，照理说，不管你怎么挑逗我，我也不该会有反应才对啊！”

“啊！”他又做了个恍然大悟的表情，自言自语地说：“或许真是太久没女人了，所以母猪也能赛貂蝉。”

母……母猪！？他是在说她吗？！

陆放辰，他真是欺人太甚了！

冯季苹咬牙切齿，只差没磨刀霍霍。“陆先生，你别信口雌黄、随乱造谣。”冯季苹尽量保持她的风度，极力说得客气。

陆放辰却仍旧是那副痞子样。

“造谣！造什么谣？你身材平板吗？”他的视线停在她的胸前，毫不遮掩的盯住她那被衣服包得密不透风的小山丘。

看着她因气愤而不断高低起伏的胸脯，陆放辰胸口一窒，胯下的肿胀更痛了。

该死的！他当真缺女人到这种地步吗？那样的身材竟能如此轻易的挑起他的欲望。

他痛苦的表情是那么明显，冯季苹明白男人欲望来时强憋着的难受。

老天！她又要帮他洗被单了吗？

“你就不能稍微自持一下，不要动不动就起化学变化好吗？”她开始埋怨他。要知道，一个看护是没那个义务帮病人处理那种东西的。

“我管不住我的身体。”

“那你现在怎么办？”冯季苹的目光在房里梭巡一回，看到面纸，抽了几张递给他。

“用这个好了。”这样被单才不会脏掉。

“小姐，当你对这类问题表示看法的时候，可不可以稍微表示一下你女孩子家的矜持，不要连说这种事都说得这么理所当然。”

“我只是不想洗被单。”

她再一次表明自己的立场，突然忆起上一回自己清洗他床单时的情景……那太狎近了，现在想起，她还是心跳如雷，不好意思极了。

陆放辰将面纸塞回纸盒里。“我不需要，这现象一会儿就会自动消退下去。”他太了解自己的生理机能，男人在早上的时候会比较冲动。

“我们现在还要讨论这个问题吗？你不是在二十分钟前就该帮我做复健的吗？”

“你要我帮你做复健，在这个时候？”冯季苹的眼睛又溜向他昂藏的女性，暗暗吞了口水。“你还是解决好你的欲望之后，我们再来做复健会比较好。”

“你很啰嗦。”

“我啰嗦？我这样是正常反应好不好？”有哪个女人能面对男人的欲望却仿若无事。

“可是我不想‘自排’。”

“为什么？”她脱口而出，这才发现她又问一个不得体的问题，像是在挑逗人家；天呐，她的清白就是这么让自己给毁的。

“我……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站在医学的角度来看，适当的自慰是正常的，你不要有心理压力，觉得自己做错事。”冯季苹一本正经的教导陆放辰正确的性知识。

天老爷啊！她究竟当他陆放辰几岁啊？“我当然知道自慰不是罪恶，我只是不想在毫无情

欲的情况下玩弄我自己的身体，可以吗？”

天呐，他为什么要跟冯季苹解释这些？

陆放辰一脸的无奈。“算了，从来没看过这么不专业的看护，做个复健还啰哩八嗦的，你出去吧，等你大小姐哪时候甘愿了，再来帮我按摩。”陆放辰挥挥手，像是在赶狗似的。

冯季苹是很气他的态度，但……她对待性与欲望不像他那么轻松自在是不争的事实，她闹别扭、不好意思帮他做复健也是不容反驳的事，现在他要她走，是给她台阶下，如果她再不识好歹，就太不上道了。

“出去就出去，哼！”

临走前，她还丢下一句挑衅的话，才退出陆放辰的房间。只是……退出陆放辰的房间之后，她的心情却极吊诡的变得愉快，心头萦绕的是他刚刚不经心提起的那一句他很久没碰女人了！所以母猪也能赛貂蝉……

嗯，后面那句话虽不得当，但他很久没女人的事却让她沾沾自喜。

她的眼光果然不错，程竹音虽背叛陆放辰！但陆放辰却没有纸醉金迷的沦陷在酒国红颜里；他还是满洁身自爱的。

悄悄的，快乐的神采布满冯季苹的眉宇。

陆放辰看着冯季苹的快乐觉得十分的碍眼。

她像是偷藏着什么喜悦之事不让别人知道，偷偷的放在心底自己享受，太过分了。

“你究竟在笑什么？”他两眉微敛，透出心中不悦的情绪。“你知不知道背着别人偷偷的笑是一件非常不礼貌的事？”他口吻极为恶劣，想破坏季苹的好心情。

问题是，当冯季苹发现陆放辰其实是一个口恶心善的人之后，他的任何挑衅再也激不起她强烈的反应。

她回给陆放辰一个甜甜的笑，“有没有人告诉过你，整天板着脸孔面对人也是一件非常不礼貌的事？”她的双手按摩着他受伤的腿，语气轻快的像是在与老朋友对谈。

陆放辰不喜欢她的改变，她不要嘴皮、不发脾气，一味顺着他，只会让他觉得自己十分无理取闹。

有好一阵子，他闭起嘴巴，不再跟冯季苹对谈。

他以为他的冷面孔能让她收敛脸上的笑，但她不但没收敛，反而愈来愈猖狂，笑意愈来愈大，就连眼睛都盈满了笑。

“该死的，你究竟在得意什么？”

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冯季苹快乐的根源，只当冯季苹偷藏着快乐的秘密，不让他知道。

这样的认知让他发怒，这脾气来得莫名其妙，他不想追究自己的情绪到底暗藏着什么动机，他只知道自己讨厌冯季苹的笑。

“我心情好，当然就笑了啊，这能说出个理由吗？”他也太霸道了，竟然连快乐都不许她拥有。

“那你为什么心情好？”

“心情好就心情好啊，为什么还要有理由？”冯季苹横了陆放辰一眼，反问他：“你咧？你总是板着脸、不快乐，那你又是为什么？”

“要你多事。”

“你都可以管东管西、管到我的笑脸来，我却不能问你一句，你也太专横了吧。”冯季苹乘机反驳他。

他在他的身旁坐下。“来吧，我们来交换秘密。”她调皮的对他眨眨眼，像是对待熟朋友那样。

陆放辰不喜欢她跟他这么接近，眉又皱了起来。

“哦喔，又皱眉了！”冯季苹的手指逾矩的从他脸上划过。“用我的笑脸换你的不悦，你告诉我你又在不开心什么，我就告诉你我心情好是为了什么。”

“我皱眉是因为你的笑。”他给了一个伤人的答案。

冯季苹并不在意。

“那我告诉你，我快乐是因为今天外面的阳光好暖和哦，你想不想跟我一样快乐？”她将脸凑近，面对着他。

陆放辰依旧是那副要死不死的脸，冷冷的吐出答案：“不想。”

“啊……不要这样啦，我们出去走走嘛，反正在屋子里待着也是待着，出去走走，照照阳光对你的身体有帮助哦。”她赖上他，也不理他愿不愿意，就跑去推轮椅。

那可爱的撒娇模样震撼了陆放辰自以为阳刚的心，他的心一点一滴的在融化，他很想硬起心肠拒绝冯季莘的提议，但拒绝的话却一直哽在喉咙。

她晶亮的眸光比外面的太阳还耀眼，令他板不起冰冷的脸孔，所以当冯季莘伸手去扶他时，他竟由着她去。

刘嫂的眼珠子差点又掉下来！

那是……那是大少爷吗？

大少爷竟然肯走出房门、面对阳光，这……冯小姐是怎么办到的？

刘嫂在屋内探头探脑的，她看见冯小姐不停的兜着大少爷转……

“陆老板，我讲个笑话给你听好不好？”冯季莘坐在草地上跟陆放辰面对面的看着，一双圆眼骨碌碌的打转。

陆放辰连吭都不吭一声，继续看他的财经杂志。

冯季莘就是闷不住；现在她的生活圈就只有陆放辰跟刘嫂两个人，而她绝大部分的时间都跟陆放辰在一起，偏偏她是个话匣子，嘴巴硬是闲不下来，所以纵使陆放辰不理她，她还是能自言自语的找快乐。

一下子，她说了个“上成功岭”的笑话；说什么某男甲问花痴男乙上过成功岭没有？花痴男乙竟回答：成功岭是谁之类的。

基本上陆放辰觉得一点都不好笑，可是那个说笑话的人却开心的笑倒在草地上，银铃似的笑声一波波的传进他耳里，震开他紧闭的心房，一抹浅浅的笑意偷偷的挂在嘴角，隐在杂志背后。终于，他放下手中的杂志，正视那个笑倒在地上打滚的女孩。

她说了那么多话，笑了那么久……

“你不口渴吗？”陆放辰皱起眉。

冯季莘坐正身子，认真的想。“是有一点渴了，谢谢你提醒我，我进去拿杯水！你要不要？”

“我又不像某人话那么多，所以不需要补充水分。”他是拐着弯骂冯季莘是个长舌妇。

冯季莘装傻，假装听不懂他的言下之意，开开心心的进屋里拿水喝。

一进屋里，就看到刘嫂笑呵呵的。

“刘嫂为什么这么开心？”

“冯小姐，你有没有发现我家少爷跟前些日子不太一样了？”

“有吗？”冯季莘拢紧双眉，仔细地想。

想了想，她摇摇头。“没有啊，陆老板还是像以前那样总爱板着一张脸孔，动不动就拐着弯损我、笑话我。”

“这是好事啊。”

“损我、笑话我，这样叫好事啊！”冯季莘将厨房里的点心丢一个进嘴巴。“老实说，刘嫂，你是不是看我不顺眼很久了，所以你们家少爷这么欺负我，你才会在这儿拍手叫好？”冯季莘与人愈熟就愈不正经。

“冯小姐，我没别的意思。”刘嫂是个老实人，不知道冯季莘在跟她开玩笑，连忙挥手，急急解释：“我是说在你来之前，我家少爷是连窗户都不肯开的，现在竟然肯走出房门见阳光！冯小姐，我刘嫂真的没别的意思。”

“刘嫂，你别急，你的话我听清楚了，我刚刚是在跟你开玩笑的。”

“开玩笑！？”在这家中很久没人敢随便开人玩笑了。“那……那也就是冯小姐你刚刚的话是不算数的的是不是？”

“对啊。”

“那……冯小姐既然有心情开玩笑，想必心情很好是不是？”

“对啊。”

“那……冯小姐就不会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想离开少爷的身边是不是？”

刘嫂一心为主，完全没想到这话问得极不得体。

什么叫动不动就想离开少爷身边……

她只是陆放辰的看护，又不是他的什么人，刘嫂那句话问得太暧昧了，不过她懂刘嫂的意

思，刘嫂是怕她跟陆放辰又水火不容，一气之下拎着行李走人。

“放心吧，刘嫂，我有那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不会让别的无辜看护落入陆放辰手中，任他糟蹋。”冯季苹又不正经了。

而刘嫂再次听不懂。

冯季苹摆摆手，要刘嫂别在意她的话。“我是随口胡说的，你别理我。”

“那……冯小姐的意思是不是不会走了？”

“对啊！就算你们老板赶我，我都会赖着不走。”

“那真是太好了。”

“不过我怕陆老板真赶我走，而我又赖着不离开，那万一他不给我薪水怎么办？”冯季苹信口胡诌，随口说说。

而刘嫂又当真了，一对眉紧得跟什么似的，最后她像是豁出去似的跟冯季苹保证：“如果少爷不发给你薪水，那我的那份薪水给冯小姐。”

“你的那份要给我！”冯季苹被她这样的认真给吓到。“为什么要这么做？顶多我走后再补进一个看护也就罢了。”她冯季苹在这个家中没那么重要吧！

“不一样，不一样的。”刘嫂的头快摇断了。“在冯小姐还没来之前，没有一个人受得了少爷的冷言冷语。”

“嗯，他板起脸来的确是不好看。”

“就是啊，所以那些看护没一个待得久，就冯小姐你一个最有办法。”

“少开玩笑，刘嫂，就算是我有办法，也没伟大到要你自掏腰包的道理。”

“有，有那个道理。”刘嫂正经的点头。

这下冯季苹可好奇了。“是什么道理啊？”

“我希望少爷能快一点从竹音小姐的阴影中走出来。”刘嫂说出她的希望。

好一个一心为主的刘嫂！

冯季苹打心眼里佩服这个长者。看来陆放辰在还没出事之前，还算是个不错的主子，所以刘嫂今天才会这么忠心耿耿，可惜她出现的不是时候，无法看见陆放辰还不错的时候，不过，不怕，刘嫂不是对她信心满满的吗？她也相信中自己有那个能力将陆放辰改造得有人性一些。

嘻嘻！“刘嫂，我会努力的。”冯季苹给自己加油打气，顺手带走放在餐桌上的零食。

冯季苹抱着零食去找陆放辰，一出屋子就看到陆放辰身旁多了一个人，而且还是个女人。

陆放辰跟个女人在聊天耶！

那她该不该出去？

礼貌上，她一个小小的看护是不该介入病人的个人隐私话题啦，可是自从她到陆家之后，就不曾看过陆放辰的朋友来看他，对于公事，他也在电话及传真中解决。

陆放辰把自己保护得很彻底，以前的老朋友一个都不见；而这会儿竟出现一个女人，而且看她的背影好像长得还不错耶，不知道会不会是心仪陆放辰的女人哦？

讨厌，如果是的话，那跟那样连背影都很美丽的女人相比，她冯季苹就像只丑小鸭似的，也难怪陆放辰老是损她，不把她当女人看待。

冯季苹决定，她要去看看那个女人，搞不好那个女的只有背影还可以。

冯季苹抱着零食走近。

陆放辰没看到冯季苹回来，他的眼里只有眼前这个女人……他的前未婚妻——程竹音。

“你来做什么？”

“不要说得这么绝情，至少我们曾经爱过不是吗？”程竹音站在陆放辰的面前，一百七十三公分的身高，使她有那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她以为她的气焰可以压得住坐在轮椅上的陆放辰，但她的未婚夫却冷傲着脸，依旧不可一世。

没想到他坐在轮椅上还能这么神气！

程竹音本来是不想做那么绝的，但她讨厌看到陆放辰骄傲的脸；仿佛她做什么，都与他陆放辰无关，她再也伤害不了他一样。

程竹音从皮包里拿出一张红帖，递给陆放辰。“下个月初八是我和齐风的大喜之日，我们希望你能拨个空来参加。”

陆放辰看着那张喜帖而不伸手去接。

“怎么，我跟齐风也算是你的老朋友；老朋友有喜，你却连一声祝福的话也不肯施舍！”程竹音笑得嫣然，眼中漾出一股恶意的邪魅光芒。“你不会是对我旧情难忘，所以才不能接受我要嫁给别人的事实吧！”

她的恶意！远远的冯季苹都嗅得到。

这个可恶的臭女人原来就是背叛陆放辰的程竹音。

拜托，从来没见过这么烂的女人，背叛别人的情意虽不是什么不可饶赦的罪，毕竟人的情感不是心所能左右，但像她这么不要脸、背叛了别人的情感之后还上门来挑衅的女人就真的很可耻了。

真不晓得当初陆放辰是看上这个坏女人哪一点？

冯季苹气呼呼的走上前，在空中劫走程竹音的喜帖。

程竹音没料到还有个第三者在，一双杏眼往冯季苹的方向看去。

冯季苹笑得甜甜的，自作主张的替陆放辰强出头。“陆先生才不是对你旧情难忘而不敢收你的喜帖，陆先生是怕这张喜帖若是被他未婚妻看到，那他还得费工夫去解释一番。”

“你有未婚妻了？”程竹音这么一惊可不得了。

她转头看向陆放辰。

陆放辰没回话，只是挑着眉看冯季苹在玩什么把戏。

冯季苹也很怕陆放辰拆她的台，程竹音一问，她马上站在陆放辰身前，介入两人中间，抢着回答：“陆先生人品端正、相貌堂堂，说钱财有钱财，说人材有人材，你都要结婚了，他当然有未婚妻。”

“我怎么从来都没听你说起过。”程竹音不想理冯季苹，嫉妒的眼神直直的往陆放辰的方向飙射过去。

他说过他会爱她一辈子的，他怎么可以这么快就见异思迁！

冯季苹不怕死的又站在陆放辰前面，替他挡去程竹音辐射似的目光。她皮笑肉不笑的反问程竹音：“你是陆先生的谁啊，他为什么什么事都要告诉你？”

“我是他的未婚妻。”

“呵！”冯季苹很恶劣的夸张笑了一声。“我刚刚听到什么笑话了啊？刚刚你不是才拿这张红帖要陆先生去参加你的婚礼，怎么这会儿又说自己是陆先生的未婚妻？”

程竹音也察觉到自己的失态，脸色一变，苍白了脸，频频的深呼吸。“我不信你有未婚妻的事，这一定是你们联合起来骗我的对不对？”

“我们联合起来骗你做什么？又没有赏金可以拿，我们干嘛做这种事啊？”

“我不信！”她就是无法相信自己被取代的事实。“不信有人会肯嫁给你这个瘸子。”

这声瘸子叫得好恶毒，冯季苹都快气死了。

“程小姐，你说话要留点口德，什么是瘸子！陆先生他只是脚受伤，只要肯花时间做复健便有痊愈的一天，你不要随便乱说话好不好？”

程竹音不理冯季苹，仪态尽失的追问陆放辰：“我要你亲口告诉我，是不是真有那个女的？”

“当然有。”冯季苹又抢着回答，她最怕陆放辰拆她的台，在这个臭女人面前，她可不想输了面子。

“她比我漂亮吗？不然你怎么会这么快移情别恋！”

“哈，这个问题我可以帮陆先生回答，陆先生的未婚妻虽然人没长得你好看，但是人家的心肠可比你好多了，既不会背叛陆先生，更不会在陆先生最需要人安慰的时候落井下石。”

冯季苹是拐着弯在损程竹音。

“人家陆先生的未婚妻比起你来可好多了，既贤淑又端庄，每天不管再怎么忙都会来看陆先生。”冯季苹说得很夸张，就是想气死程竹音。

程竹音一向心高气傲，哪承受得住别人这么贬损她。

她一双漂亮的杏眼瞪着陆放辰，追问他：“这事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冯季苹又抢着回答。

“我不是在问你！”程竹音非常没风度的吼回去。

冯季苹才不怕她呢。

拜托，以为她没见过凶女人啊！

冯季苹摩拳擦掌的才要反驳回去，却让陆放辰给制止了。

陆放辰看程竹音一眼，回答她：“她说的都是真的。”

这话一说出口，不只程竹音吓呆，就连冯季苹都觉得不可置信；他……他竟然是站在她这

一边的！

程竹音得到答案，脸色一度变得非常难看。

在她给他那么痛的一击之后，他竟然那么快就可以复原，而且有了新欢！

程竹音受不了这样的事实，勉强的挤出一抹笑，强装作不在乎的说：“那……我结婚那天希望你跟你的未婚妻能大驾光临。”

程竹音走后，冯季苹才意识到她惨了。

她竟然没征求陆放辰的同意就为他强出头，还办说他有个未婚妻，他一定、一定非常生气，因为自从程竹音走后，他一句话都不跟她说。

“好吧，我承认我多事了，没经过你的允许就气走你前任未婚妻，你可以骂我、打我，就是不要不理我好不好？”

冯季苹放低姿态，跟陆放辰示好；她之所以可以说得这么大方，就是招准陆放辰是个大男人，他不会打她、骂她，只会不理她。

陆放辰的确是不想浪费口舌跟她周旋。

竹音的出现乱了他原以为已不在乎的心情……

只是他不懂，在竹音那么伤他之后，他为什么还会在意她的言论？

那一句瘸子，她说得那么自然，丝毫不考虑的脱口而出，压根没想到那么恶毒的字眼会如何伤他自尊……

人再傻也该有觉醒的时候，他的确不该再恋着竹音。

陆放辰推着轮椅进屋内。

冯季苹急急的跟在他身后打转。

“喂、喂、喂，你不会这么小心眼吧，这样就生我的气？拜托啦，跟我说话，让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好不好？”

冯季苹扮着可怜兮兮的模样。“求你啰！”

陆放辰进屋之后打了电话给他的特别助理，要他发个新闻稿给各大传媒，说他陆放辰十一月三十日即将举行婚礼。

婚礼！？

听到这样的字眼，有那么一瞬间，冯季苹脑袋突然一片空白。

他就要结婚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她不知道？

“你要结婚了！跟谁？哪时候的事？”冯季苹忘记自己没那个身份问陆放辰这些问题，她只是焦急的想知道答案。

转过轮椅，陆放辰面对冯季苹。

“跟你。”

“跟我！？”像是被人用手掐住心脏，冯季苹心口一紧，呆呆的问：“结婚吗？为什么？”“你已经自作主张的对我前任未婚妻宣布我即将成婚的消息，我不顺着你的意圆谎行吗？”

原来他发布结婚的消息是为了圆谎，可是……“为什么会是我？”她小心翼翼的问了声。

冯季苹当然不会傻到期望陆放辰会告诉她“爱上她”之类的话，但心中仍不免有小小的期待。

陆放辰冷漠地回答：“这是你闯的祸不是吗？”

他的冷言冷语好伤人自尊，这下子冯季苹可顾不得自己有点喜欢他的事实，忍不住反驳：“那我总有拒绝的权利吧！”

哼哼，她可骄傲了，摆的高姿态简直不可一世。

问题是陆放辰根本就不理她，就连轻声细语地哄她几句都不肯，迳自推着轮椅转回自己卧房。

冯季苹看着他离去的背影跺脚。

不嫁、不嫁，他说娶，她就嫁，那她算什么呢？所以，打死她都不嫁陆放辰。

为了跟陆放辰抗议，冯季苹一到假日就往外跑，周末还故意玩到三更半夜才回来。

蹑手蹑脚的打开门，冯季苹立即发现屋子里的气氛不对，刚抬起的脚往后一旋，她心想：还是明天早上再回来好了，她可不想让陆放辰坏了她一整天的好心情。

“又要出去？”冷冷的声音从她身后传来。

哦喔，只怕今天是躲不掉了，因为他就在这漆黑的客厅里等着逮她。

既然躲不掉，那就只好挺身面对。冯季苹帮他打开灯。

“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她笑着跟他打招呼。

“都有人这么晚了还没回来，我这么晚还没睡，又有什么稀奇。”他的口气冷淡且夹枪带棒，摆明是冲着她而来，故意找她碴。

冯季苹要自己别气，毕竟最近她跟陆放辰的关系才稍微好转，她不想因为一时的口快，坏了他们多天来的和谐。

“我先上楼了。”

“站住！”他像个暴君似的要她不准走。

她的脚步定在楼梯旁，没回眸看他，只是以冷静的口吻告诉他：“陆放辰，我不想跟你吵。”

“你既然不想跟我吵，那你的行为就该检点些。”

“行为检点些！？”冯季苹不知道她的行为何时不检点了！

“可不可以请问一下，我做了什么伤风败俗的事，让你将这么大的罪压在我头顶上？”

“你跟个男人出去。”刚刚他在屋子里看到有个男的送她回来，而那个男的恰巧是他的主治大夫郑存义。

“我是跟男人出去，那又怎样？”

她气愤的弹跳起来，站到他面前。

“今天是礼拜天，依据劳基法，我休假一天，我没逃班，也没失职，我只是跟个朋友出去，这不是什么天大的罪过，你凭什么以我跟朋友出去玩一天为借口说我行为不检点？”

“朋友？郑存义是你的男朋友！”

“不是，我说的是朋友，不是男朋友！”她朝着他大吼一向他解释。吼完后，她才猛然发觉自己根本没必要跟他解释什么。

“算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冯季苹今天没做错什么事，我的行为不需要接受你的指责。”

她纵使真的跟男朋友出去，那也属于她个人的自由，他陆放辰凭什么用这种捉奸在床的嚣张模样，对她颐指气使的！

“你知不知道郑存义对你不存什么好心眼。他……对你有意思。”郑存义追冯季苹的事，他在医院时就略有耳闻，只是那时候他没亲眼见着，也就不以为意，没想到冯季苹人都搬到他家，郑存义竟还有那个胆追到他的地盘上来！

“那又怎么样？纵使郑存义有心追我，可我也回拒过他了，我跟他只是朋友。”

“只是朋友，那就不该单独跟他出去。”

“陆放辰，你这算哪门子的谬论！”既是朋友，那她与郑存义之间是再坦然不过，他们为什么不能相偕外出？

“你会让他认为自己还有希望。”

“如果真是如此，那也是郑存义心甘情愿，我不能阻止他对我的追求，更何况，郑存义是个情得交往的朋友。”她不能因为郑存义对她有好感，就否认这个朋友。

“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给他机会？”

冯季苹耸耸肩，将陆放辰的话一笑置之。“或许，我是在给我自己一个机会也说不定。”

毕竟郑存义人不错，无不良嗜好，又有个好职业，或许她真的可以考虑考虑让郑存义介入她的感情生活中。

她流转的眼眸写明她的意图。

这个贪财恋物的女人，竟然只为了郑存义是个医生就打算卖掉她的一生！

“我不准你再跟他见面。”

“哈！”冷冷的嘲笑声从冯季苹口中逸出。“不准！你凭什么不准？”

“凭你已经是我的未婚妻。”

“那是你一厢情愿的说法，从头到尾我可没答应过你；还有，我冯季苹高兴跟谁出去就跟谁出门，陆先生，这事你管不着的。”说完，她率性地扭头就走，丢下陆放辰不予理睬。

拜托，她就是受不了他这么霸道且理所当然的掌控她的生活，所以她才出去透透气的，谁晓得他竟不检讨自己的态度，倒先来编派她的不是。

砰的一声，冯季莘用力地甩上房门，她就是要让陆放辰知道，此时此刻她的心情恶劣，如果他识相，今天晚上就到此为止，别再来找她闹了。

而陆放辰则看着紧闭的门板咬牙切齿。

她不是说郑存义只是个朋友吗？那她竟然为了一个郑存义跟他闹！还把门甩得那么用力，以彰显她的怒意。

她这样叫做跟郑存义没什么吗？

陆放辰就快被心中那股不知名的怒气给逼疯了。

不行，他不能再这么胡思乱想下去，再这么想下去，冯季莘就会成为第二个竹音，成了淫荡的代名词。

他该想个办法消弭他对冯季莘的怀疑，而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让郑存义消失在冯季莘跟前，只要郑存义不出现在冯季莘的生活里，那他对冯季莘的观感就会一如从前。

陆放辰打一个电话到圣心医院，要他们明天发布公文：即日起，郑存义医生将赴美深造。

他要郑存义流放到国外去，不让他在冯季莘身边兜绕。

“是你搞的鬼对不对？”

一进陆家，冯季莘就直接冲往陆放辰的寝室，门砰的一声甩上，她气呼呼的问他：“是不是？”

“什么是不是？对不对？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你别跟我装傻，我知道郑存义的人事命令是你出的主意。”

“他都跟你说了？”还说什么只是普通朋友，今天早上才公布的人事命令，今天傍晚冯季莘就找上他兴师问罪。“真没想到昨儿个两个普通朋友才见面，今天又聊在一起了。”他的口吻里透着连他自己都不曾察觉的酸味。

他怎么也不可能承认自己是在吃郑存义的醋。

为了女人而跟别的男人争风吃醋，哼，不值得的。

“你别把话题给岔远，我只是问你郑医生的人事命令是不是你搞的鬼。”而这件事和她跟郑存义的会面无关，陆放辰怎么老爱把两回事扯在一块。“你说啊，你是不是故意的？”

“是，我是故意的；我故意将郑存义调到国外去，但那又怎样？你跟他不是只是朋友吗？那他调到国外去继续做他的医学研究有什么不好？”

搞清楚，让郑存义出国研究、深造，得花医院多少研究经费。

“冯季莘，你也是在圣心工作过的，那你该知道医院里有多少医生在争取每年公费出国深造的机会，而今年郑存义取得这个资格，你这个‘朋友’非但没有恭喜他，你竟然还生气！”他冷冷的从鼻子轻哼一声。“你不觉得你这个‘朋友’当得有些不够意思。”

冯季莘被陆放辰的一番话给堵得死死的。是的，她是气陆放辰仗着自己的财势企图掌控一切人事物，但是，对于这项人事命令，她凭什么生气？

郑存义取得公费出国继续深造，这是医院里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而陆放辰帮郑存义争取到了，姑且不论他居心何在，但此事对郑存义而言的确是件可喜可贺的事，而她非但没有替他感到高兴，还气呼呼的质问陆放辰为什么这么做？

干嘛呀？她是想断了郑存义大好的前程吗？

她扪心自问。她自觉自己并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她只是气不过陆放辰处处干涉她的交友状况。

她才不信陆放辰会那么好心，有意拉郑存义一把，她知道他之所以让郑存义取得出国机会，是因为他不想让郑存义跟她有所往来。

他凭什么这么做？

她虽只是他请来的一名小看护，但她还有最基本的人权、最基本的人身自由，她的朋友不需要经过他的过滤。

陆放辰，他实在是欺人太甚。

“这个工作，我做不下去了。”她虽急于用钱，但她还从未因钱而贱卖自己的自尊。

“你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从现在开始，你得重新找看护了。”说完，她毫不留恋地转头就走。

“你！你不行走，你给我回来。”他愤怒的朝着她的背影吼。“你不能这么不负责任，说走就走。”

冯季苹根本就不理他。

陆放辰的复健已大有进步，一个晚上没人服侍不会出什么意外；而明天以后的复健工作，她会找人来替代，所以他别用什么“不负责任”、“他没人照顾”的烂借口留下她。

冯季苹快步的下楼，想回房去收拾行李。

“冯季苹！”楼梯口传来陆放辰的大吼。

随着那声怒吼，接着便是砰的一声撞击。

冯季苹猛然回身，只见陆放辰高大的身躯从楼梯上滚落。

她冲过去时，他整个人已滚到最下层，趴在地板上。

“你要不要紧？”

她的心悬得高高的，生怕他有什么不测。“我打一一九，叫救护车。”她焦急的旋身就想离开。

一只大掌扣住她的手臂。

冯季苹被那力道抓回来。

他的眉头因旧伤再度受创而紧紧的皱起。

他无视于自己的新伤旧痕，他只在乎一件事。“你不准走。”

他的执拗与蛮横像电流似的窜进冯季苹的心坎里！莫名的情绪涨满她的胸臆，让她的喉咙哽着。

这种怪异的感觉，冯季苹不曾有过。她心慌的只想逃开陆放辰的目光，不让他炙热的视线停驻在她的脸庞上。

“好，我会留下来，现在……你让我去打电话。”

“不要叫救护车。”

“好！不叫救护车。”

“不去医院。”

“好！不去医院。”冯季苹一一的答应；不过……不去医院！“不行！你不能不去医院。”“我不喜欢医院。”

“没人叫你喜欢医院，医院是让你看病，不是教你喜欢的。”她被他的性子给逼急了，忘记刚刚两人之间异样的电流，她气冲冲的要他明白一件事——“你受伤了，所以你就得上医院检查。”

“我们可以叫医生来家里。”反正医院是他开的，他要多少个医生来他家都不成问题。

冯季苹就气他这一副有钱什么事都好解决的模样，要知道这世上有很多事是用金钱买不到的。

“或许你也可以将医院整个护理部的人都请来，到那个时候，你就无须再忍受我这个专横的看护了。”她口气有点恶劣。“再问你一次，你到底去不去医院？”

她冷凝着脸对着他。

沉默不语、没有异议代表陆放辰的退让。

这个倨傲男人，真要不得，明明低下了头，表情却怎么也不肯放松。

走一趟医院，照一张全身的X光，证明陆放辰除了右边手臂手肘处旧伤未好外，再因重创而骨头有些移位，其余的并无大碍。

所以，陆放辰不用住院，得以回来他位于阳明山上的大窝。

现在他们两个又得单独相处。

他当她的病人，她当他的看护，情况似乎又回到最初，但他们两个之间却怎么也走不回原点。

那一晚的争执，在彼此的心中激荡。

陆放辰为什么要干涉她的交友情况？

陆放辰与她既然不和谐，他为什么不放她走？

冯季苹烦躁地吹了吹额前的刘海，一堆的为什么怎么也厘不清，她这几天又躲着陆放辰，总提不起勇气面对他。

讨厌，真烦！曾几何时，她变得这么不大方来着！？

砰的一声巨响，震醒冯季苹低迷的情绪。

那是什么声音？

一连串物品掉落在地上的声音像是回答冯季苹的答案。

冯季苹从床上弹跳起来，直直的往声音的来源处跑去。

声音的源头就在她房间的隔壁，冯季苹冲了进去，在陆放辰套房中的浴室里，她看到一个男人挫败的跌坐在地板上。

他顶上的莲蓬头是开着的，淋了他一身湿，此时此刻的陆放辰惯见的霸气已不复存在，在他脸上呈现的是无比的挫败，像极一只可怜兮兮的小猫咪。

冯季苹于心不忍，接近他身侧，将他的手臂搭上她的肩，扶着他坐在马桶盖上。

“你明知道你行动不便，还要逞强；我是你的看护，你就不能低头一次，打开你的尊口叫我来帮你吗？”

她的口气有点冲，说是气陆放辰不珍视自己，倒不如说是气自己的成分大一些。

从那天晚上起，她就该明白自己的态度是明显的拒人于千里之外，不说摆惯高姿态的陆放辰低不下那个头来找她，就连与她亲近的刘嫂看到她面若寒霜的表情也不敢来招惹她。

说来说去，错的人好像是她，闹脾气、闹别扭的人又不是陆放辰，她凭什么对人大呼小叫的？

认输吧，谁教她一向是理智强过感情的人。

“告诉我，你想做什么，我帮你。”

冯季苹扬着嘴角笑，尽量让自己的表情看来自然些、和善点。

然而她一脸的和善却对上陆放辰一脸的古怪。

他纠结的面部有明显的难言之隐。

冯季苹看看他的一身湿，又看看开着的莲蓬头，他想做什么实在已不言自明。

开着莲蓬头，湿透的汗衫似乎只能代表着一件事，那就是他想洗澡。

这会算是理清陆放辰之所以有口难言的原因，但，另一个问题却爬上她的心头。

她该不该帮他呢？

从事护理工作虽说不长，但也有三年的时间了，在外科，或男或女，或者或少，对于行动不便的病人，她们多多少少都得接触到病患的赤裸身体；然而，当这个病患是陆放辰时，她却迟疑了。

而现在——为什么他只是需要她帮他脱衣服，她却有了惧意？

雾蒙蒙的水气混着两人的鼻息，显得暧昧难分。

在这个时候落荒而逃，只能证明她心里有鬼，证明她内心的想望并不如她所表现出来的那般清纯。

她没理由不把陆放辰当病人看。

他是衣冠楚楚也好，赤身裸体也罢，她是看护，而他是病人，这是不争的事实，她没理由怕他。

向前一大步，她咽了口水接近他。“把手举起来，我帮你。”

陆放辰高举双手，任由冯季苹低下身子欺近他，那双纤纤玉手欺上他衣服下摆，撩高它。

他靠她如此之近，冯季苹极力想将目光调开，不让自己的视线停驻在他阳刚的体魄上。

但，他纠结的肌肉、小麦似的肤色却在在魅惑她的视线，让她禁不住想这么一直看下去。

噢！冯季苹，你完了，你变成大色女了，你竟然大刺刺的欣赏陆放辰的裸体，恬不知耻，噢，你堕落了。

像是在为自己的思想脱罪似的，冯季苹飞快的脱掉陆放辰的汗衫，转身便想逃。

她若在这儿再待上一秒钟，难保她不会趁陆放辰体弱人虚之际欺负他。

陆放辰却在她转身要逃之际，攥住她的手腕。“帮我。”

“帮你……”

冯季苹口干舌燥，目光下意识的往他光裸的上身看去。他衣服都已经脱好了，还需要她帮他什么？

不会是洗澡吧！

刹那间，冯季苹的脸红得像苹果似的。

看她脸红，陆放辰没好气的开口：“我只是想洗头。”

“洗头！？”冯季苹有点讶异是这样的答案。

“怎么，我不能洗头吗？”陆放辰讨厌自己处处得仰仗别人，说话是又冰又冷。

“可以、可以，你当然可以洗头。”只要不是要她帮他洗澡，那一切都好办。“那你……坐在地板上好了，这样比较好洗。”

冯季苹让他靠着浴缸席地而坐。

调好莲蓬头的水温，冯季苹先打湿陆放辰的头发，拿起洗发精倒在他发上，揉起泡沫后，纤细的十指在他发间移动。

她的力道大小适中，除了洗发之外，冯季苹还帮陆放辰头部按摩。

“这样可以吗？会不会太大力？”

“不会。”

“那，你哪里还会痒？”冯季苹自认为尽责，毕竟帮人洗头嘛，当然得洗到那人止痒为止啊。

可是这话由她问出来就很暧昧。

“呃……我们冲水好了。”赶快转移话题，省得发糗。

冯季苹绕到陆放辰的前面，让他的头往后仰，自己则欺身向前，一手拿着莲蓬头，一手拨开他的发，面对面的帮他冲洗。

她浑然不觉自己离陆放辰有多近，而陆放辰却感觉到了。

他与她的距离近到他吸一口气便闻得到她的馨香，近到她的头一垂，长发就在他颊边撩拨

陆放辰的气息转沉，眼神转暗，他重重的吐出一口气，就喷在冯季苹的颈间。

冯季苹的身体像是被电到一样起了变化，胸前那一片雪白的肌肤迅速地转红。

记得看过一部电影，其中有这样的内心独白；说是男欢女爱过后，女人想拥抱着男人过一夜，男人却在心里盘算着得抱几分钟，他才可以起床回家？

不知道为什么，当高潮退去后，多年前看的电影情节毫无预警的窜进冯季苹的脑海。

好吧，她承认她确实是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样的尴尬情况。她总不能一直光着身子趴在陆放辰的胸前吧。

她是想起来啊，可是他的欲望还埋在她的体内——怎么办？

冯季苹悄悄的抬起头，偷偷的看陆放辰。

他像是累坏了，闭着双眼靠着浴缸睡觉。

看到他们的衣服零乱的散了一地，甚至陆放辰的头发还只洗到一半，冯季苹就忍不住笑了起来。

怎么办？他还要不还洗头？

她看着他，最后决定还是洗好了，毕竟那是他们本来就该做的事不是吗？

拿一件浴袍穿在身上，冯季苹开始帮陆放辰冲洗头上泡沫。

陆放辰虽闭着眼但可没睡着，他享受着冯季苹的手指与水流穿过他发间的舒适感。

洗好了，她拿条毛巾帮他擦头发。

擦干了头发，陆放辰还闭着眼，于是冯季苹又打湿陆放辰的身体，帮他洗澡。

瞧她洗得那么认真，陆放辰也由着她去，只是她的长发一直在他脸上撩拨，逼得他不得不睁开眼。

眼睛才张开，就看到她穿在身上的浴袍因为过大，使得衣襟口开了个大洞，他的视线正对着她晃动的玉乳。

真是好风光。

陆放辰嘴角噙着笑，冯季苹还不知道他醒了，直到她低身洗到他的下半身，看到他苏醒的欲望。

她这是在玩火！

陆放辰承受不了这样的折磨，猛然抓住冯季苹的双手。

他醒了！

她吃了一惊，抬眼对上他赤红的双眸。

“我……”完蛋了，她怎么自圆其说？

“好好的洗，不要把我当玩具玩。”陆放辰忍住即将爆发的火气冲着冯季苹低喝。

其实他可以更直接的再要她一次，但是，刚刚是她的第一次，他不以为她受得了短短的一个钟头被占有两次的激情。

“哦。”冯季苹乖乖的点头，开始正经的帮他洗澡，连他的胯下都洗得很认真。

那样的狎近是一种暧昧。

“我……”她又更尴尬了。

陆放辰冷漠着脸，刻意回避不看她的脸红；天知道他腹下的欲望更炙烈了，照这样下去，难保有一天他不会精尽人亡。

不管冯季苹同不同意，陆放辰开始张罗结婚事宜。

而陆放辰在政商两界皆有一定的人脉，因此他要结婚的事便成为各大传媒争相报导的新闻。程竹音看着杂志封面上的男人，眼底有复杂的情绪。

她不懂这个男人是她不要的、想丢弃的，为什么换个身份变成别人的未婚夫，她便又想掠夺了呢？

而更该死的是，他们的婚期竟选在这个月月底，足足比她快一个礼拜。

陆放辰这是什么意思？

故意向她挑衅吗？

“该死的！”程竹音把杂志丢向墙角以泄恨。

“怎么了，生什么气？”齐风把杂志捡回来，看到封面上的人物。

是放辰！

放辰要结婚的事在这几天传得沸沸扬扬，他当然已知道好友即将成婚的事。对于这件事情的发展，他也觉得这样最好；毕竟他夺了放辰之所爱，放辰能放开心胸，再去接纳竹音以外的女人，这是件好事，可是竹音的表情为什么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莫非……

“你还爱着放辰？”所以竹音不能忍受放辰另有所爱的事实。

程竹音拒绝相信这样的事实。

她才不会吃回头草，去喜欢一个她不要的男人，更何况那男人心中明显已无她的存在。

“不，我不爱他。”

程竹音像是要证明她的话，媚笑了下，伸手攀上齐风的颈子，眯着双眼，双唇微张。“吻我。”

她的模样是风情万种、千娇百媚的；齐风低头吻住那火红的唇，用舌头顶开，窜进她口里，以舌尖挑吻着她。

他承受不住了，横抱起程竹音，交叠其上，就要进入……

程竹音发现其实自己并不爱齐风。

仔细想想，当初她之所以会跟齐风在一起，完全是为了那偷情的刺激感，现在她变成齐风名正言顺的未婚妻，心里却偷偷的想念早已不再爱恋她的放辰。

是早已不再爱恋吗？

或者……放辰还是爱着她，只是无法接受她的背叛，所以想报复她，随随便便找个女人结婚？

想到这一层，程竹音的心情豁然开朗。

一定是这样没错，毕竟那个小护士一来没她好看，且那小护士又不是放辰会喜欢的型，再者，小护士的家世跟放辰家门不当、户不对的，放辰没道理会爱上那个青涩的小果子。

躺在齐风身下的程竹音，嘴角扬起漂亮的弧度，在齐风的律动中，她想象这是放辰在抱着她。

想起当初她跟放辰配合得那么好……

“啊……”光是想，就令程竹音全身兴奋的战栗，下腹一阵痉挛，将她跟齐风推往欲望的

高峰……

或许，她该想个办法让放辰回到她身边，当她的裙下拜臣，而方法再简单不过，她只需随便捏造个理由，让陆爸爸、陆妈妈回台湾一趟，凭陆、程两家的交情，陆家媳妇的宝座还怕不能手到擒来吗？

“季苹！你想清楚了吗？你真的要嫁给陆放辰啊！”

星期天的下午，冯季苹跟朋友出去喝下午茶，三五好友聚在一起围攻她一个，说的全是她跟陆放辰即将结婚的八卦。

“季苹，我们知道你从很久以前就开始暗恋陆放辰，但是……麻雀变凤凰的戏码并不是人人可以演，当富家少奶奶并不像电视、电影上演得那么轻松。”

“更何况！你确定陆放辰爱你吗？他不是前不久才跟他的未婚妻闹翻？”

“听说陆放辰很喜欢程竹音。”

“对啊，他要不是那么爱程竹音，犯得着为了程竹音的背叛而失神去撞山吗？”

“季苹，我们说的话你是听进去了没有？”

冯季苹啜口杯中的冷饮，抬起头来看着好友们。

她们眼中全是关怀的神情。

其实对于要不要跟陆放辰结婚这件事，她心里也很烦；朋友们说的种种问题，她都想过。

她人不漂亮，家世背景又不能与他匹配，陆放辰的确是没有理由爱她，但是……她抗拒不了他的男性魅力啊。

自从陆放辰对媒体放话，说他即将与她结婚后，她也想过别理会他的胡言乱话；但，他放出去的话的确影响到她对他的态度。

以前，她知道他们之间有如云泥般差别，是永远不可能，所以她偷偷的将对他的倾心放在心里，现在，陆放辰都开口说要娶她了，她实在控制不了自己去偷偷幻想他们在一起的可能性。

“季苹，你不会是真的想嫁给陆放辰吧！”

朋友们看她不说话！一个接一个七嘴八舌起来。

“如果你真的要嫁，那也得先确定陆放辰爱不爱你。”

“对啊，如果他不爱你，你嫁了也不会幸福的。”

“当然，除非你要的只是他的钱。”

“我不要他的钱。”冯季苹终于开口反驳。

“那就是要他的人罗？”朋友正视她。“如果陆放辰不爱你，而你却只要他的人，这样更惨的，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冯季苹咬着吸管，闷着声音回答。

“知道是一回事，想怎么做又是另一回事啊；季苹，你到底是想清楚没有，你到底要不要嫁给陆放辰啊？”

“你们觉得我嫁给他好吗？”

“如果你是为了钱，那当然好。”

“我说过我不是为了钱。”

“所以答案就是不好嘛。”她们是不好意思把话说得太白，谁知道季苹竟然这么笨，这么迂回的答案都听不懂。女人果真是谈不得恋爱的，爱上便会变得痴呆。

朋友们给了真诚的答案，冯季苹又沉默了。

真心话有时候是很伤人的，只是……她真的不知道该不该接受朋友们的好心提醒。

回到陆家，冯季苹决定要和陆放辰说个清楚。

“我决定了，我不嫁给你。”

陆放辰却连头都不肯抬起，纯粹把她的话当成玩笑似的看待。

“陆放辰，我说我不嫁给你，你听清楚没有？”冯季苹怕他没听见，还特地绕到他面前去说给他听。

这一次陆放辰抬起头。

“你说得很大声，我听见了。”

“那你的答案呢？”

“什么答案？”

“我不嫁给你，你心里怎么想的呢？你总得说出来让我知道吧。”

“你都不嫁给我了，为什么还在乎我的想法？”

“我……”冯季苹哑口无语。

他说的的确有点道理，她都不想嫁给他，管他反应做什么？“可是……我就是想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想什么？爱不爱你吗？”陆放辰一语道破冯季苹的心事。“不，我不爱你；我可能有点喜欢你，有点欣赏你，但绝不是爱你。”

“可是你却要娶我！难道你之所以娶妻，只为了跟程竹音一较高下吗？”

对于这个问题，陆放辰避而不谈，他反问冯季苹：“你呢？你爱不爱我？”

冯季苹没想到他会问得这么直接。

她是爱他，不过他都开口说不爱她，只是有点喜欢、有点欣赏她罢了，这会儿，她再开口说爱他！那她岂不是很糗吗？

看她欲言又止的模样，陆放辰透析冯季苹的心事。

“我想你是爱我的，至少你对跟我结婚这个提议是有点心动的，不然的话，我爱不爱你的答案就不会对你这么重要，值得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追问，只是我不懂，你既然爱我，可……你为什么又不嫁给我？”

“因为婚姻是两情相悦的事，是一辈子的事，如果从头到尾只有我一头热的付出，我不以为我们两个会幸福到白头。”

“有爱就可以了吗？”陆放辰提出疑问。“有爱就能白头到老吗？”

不，他不这么认为，至少他爱竹音，而竹音也曾爱过他，但他们才交往三年，竹音就变心去爱齐风。

爱？绝不！

“不！”陆放辰摇头。“我不相信爱。”

“那你相信什么？”冯季苹追问。

陆放辰扬起嘴角，脸上多了抹邪魅之色。

“性，我相信性。”

他伸出手，覆上近在眼前的胸脯，且赶在冯季苹想抽身逃开之前，先发制人用另一只手挡住她。

他以拇指、食指隔着衣服掐弄冯季苹胸前的乳蕾。“你们女人不是常说，男人是感官动物，只用下半身思考，有了性之后才有爱吗？而我正努力想成为你们常挂在口中的那种男人。”

他将冯季苹抱坐到他的大腿上，张口覆上她的锁骨处，啃咬她的敏感地带。

冯季苹知道这个时候她该义愤填膺的质问他之间的感情，而不是让他在她身上点燃欲望火花……可是……女人也可以是感官动物，陆放辰绝对是个调情高手，当他的唇吻上她的乳峰，她连说不动的力气都没有。

只是……

“可以吗？我们之间真的可以用性来维系这一段感情吗？以性为主要条件的感情真的可以一辈子吗？”

“能不能一辈子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现在可以激起我性欲的女人只有你。”

他喜欢她的清甜可人，喜欢她像小太阳似的笑脸，但他更清楚这样的喜欢绝不是爱。

“那倘若在我之后又有个女人能激起你的性欲，你怎么办？买个房子金屋藏娇？还是抛弃我、跟我离婚？”

“为什么这么悲观？怎么不想我有可能因为太爱你的身子，而爱上你、离不开你呢？”

他边说边撩开她的裙子。

冯季苹僵直身子，想避开他的手。

“不可能。”她怎么可能可以用身体牵制住他。

不是她对自己没信心，而是她太了解男人。“得不到的总是最好，而我是那个轻易即可被你得到的那一个。”她总是抗拒不了自己对他的喜爱，而任他为所欲为，像现在……像现在……

“呃……”

“你可以忍到我们进卧房之后再交欢吗？”

冯季苹现在只觉得自己快融化了，怎么可能收起激越的情绪，撑到进卧房。

她摇着头，任一头长发随着激情而飞扬。

“可是刘嫂随时都会进来，会撞见我们的激情演出。”

冯季苹听了，企图让自己冷静下来；但陆放辰却更邪恶的用手指去挑逗她的感官。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明知道刘嫂随时都有可能会进来，他怎么还如此胆大！

陆放辰爱抚着冯季苹，给她答案——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能让我有这么狂热欲望的人不多，而你冯季苹是目前仅有的一个，所以你别担心我会找到一个更好的新欢来抛弃你这个旧爱，因为你这样的身体不多见。”他在她的耳窝边吐气。

吐出的气变为一团暧昧，他小小声的又开口：“你很热情。”

他抱住冯季苹的头狂吻她的唇。

“你可以用身体制约我，让我只爱恋你一个人的身体，对别的女人产生不了欲望。”

“好不好？”他问。

“嗯。”冯季苹在激情中混沌的点头。

“那，说你会嫁我。”

“我会嫁你。”她迷迷糊糊的许了亲事。

陆放辰的嘴角扬起笑。

他的目的达到了。

“我想在这儿要你，可是你太害羞，我想我们还是进房间再做好了。”陆放辰松手，放冯季苹下来。

而她则羞红脸，不敢看向陆放辰。

只是，她真的可以用身体制约陆放辰吗？

不！她不觉得，因为陆放辰的调情手法太好，根本不是她这种青涩的小果子可以比拟的。

她知道到最后被制约住的会是她，但是……她想赌一赌，毕竟下海去赌，她才有机会赢。

而她若是赢了，那么陆放辰就是她的。

程竹音再度造访陆家，冯季苹又一次扮演小母鸡的角色，站在陆放辰前面想保护他。

其实冯季苹明白陆放辰是个极有自信的男人，别人异样的眼光或是程竹音的尖酸刻薄对他根本构不成任何伤害，但她就是受不了有任何不堪的言语加诸在他身上。

这一次程竹音已有心理准备，不再张牙舞爪、失去理智地大人吼，她以一贯冷静、从容的态度面对陆放辰。

对于敌人，陆放辰是个可怕的对头，除非与他旗鼓相当，否则他连眼角的余光都懒得施舍。“你来做什么？”冯季苹不喜欢程竹音的目光。

她太有自信了，全身散发出跟陆放辰一模一样的气息，仿佛他们才是同一类的人，这种感觉，她不喜欢。

程竹音从不跟无关紧要的人交战，她的目标是陆放辰。

程竹音面对陆放辰，“陆妈妈明天回台湾。”

陆放辰扬高双眉。

他母亲要回台湾了？

不该是这样的！他刻意隐瞒爸妈要结婚的事，为的就是想先斩后奏，不想让爸妈再次介入他的婚姻，所以他即将与季苹结婚的事早就交代台湾总公司的各级干部，不准透露一点口风给远在加拿大的爸妈知道；所以……

陆放辰终于正视程竹音。“是你告诉我父母亲的？”

程竹音扬唇一笑，露出媚态。“告诉你父母亲什么？”

“我即将结婚的事。”

“他们并不知道你即将跟别的女人结婚。”

“那我母亲为什么回来？”

“我怎么知道！”

“你不知道？”他的眼中浮出一抹讥诮。“那你又如何得知我母亲即将回台的消息？”

“陆妈妈告诉我的。”

“我母亲要回台湾，不知会我这个当儿子的，却反倒通知了你？”陆放辰根本不信程竹音的信口雌黄。

程竹音从容的回答：“这有什么好惊讶的，毕竟你从没跟陆伯伯、陆妈妈提过我们两个解除婚约、你要另娶别人的事，所以陆妈妈要回台湾跟准媳妇说，这也没什么不对不是吗？”程竹音将事情说得理所当然。

这个说法的确是无懈可击，因为陆、程两家是世交，竹音又是爸妈极疼的子侄辈，从小她就跟他母亲特别亲，他母亲要回台湾的确有可能先知会竹音。

只是……他妈挑这个时候回台湾就不对，这样他结婚的事会变得很棘手。

“怎么，在想怎么跟陆伯伯、陆妈妈说我们两个早已分手的事？”

“你用不着幸灾乐祸，我们之间的事若是传出来，对你而言未必是件好事。”毕竟背着未婚夫偷人的是她程竹音，不是他陆放辰。

“说话干嘛这么酸啊！你的小护士若是不能理解，还以为你是在吃醋呢。”程竹音小小的刺冯季苹一下。

冯季苹的脸色倏然变得惨白。

从刚刚到现在，程竹音左一句媳妇右一句准媳妇的刺激她，便已令她够难受的，现在他们熟稔地交谈，而她就像个第三者似的完全没有插嘴的余地，这样她怎么受得了？

冯季苹愣在一边，看着陆放辰。

她的反应程竹音完全看进眼里。

这小女孩还太嫩，完全没有抗敌的能力，以她为敌对目标，实在是太抬举这小女孩了，放辰看女人的眼光怎么这么差，替她找个这样的情敌，实在太污辱她了。

程竹音不动声色，不将自己的企图写在脸上，只是问：“那你说，陆妈妈来了，我们该怎么办？”

“不是我们该怎么办，而是我该怎么办。”陆放辰刻意撇清自己与竹音的关系。“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会处理。”悄悄的，陆放辰握住冯季苹的手，给她一个浅浅的微笑，给她力量，要她别担心。

他无言的支持程竹音看到了。

与她在一起的那段日子，放辰从没对她这么温柔过。

程竹音脸色一变，冷着声音问：“你不会是想告诉陆伯伯他们你跟我分手、而即将娶这青涩小果子当妻子吧？你明知道陆、程两家多希望结为亲家，你爸妈不会赞成你娶她的。”

陆放辰脸色一凛，知道竹音说的是事实。

程竹音放柔声音建议：“不如我们俩来演场戏，让你父母以为我们两个还是一对，等两老回美国之后，你照你的计划进行，偷偷娶了小护士，到时候陆伯伯他们纵使是不答应这桩婚事也莫可奈何不是吗？”

竹音的提议是不错，但他不认为她会这么好心帮他。“你究竟是在打什么主意？”

“我能对你打什么主意，我只是想帮我自己。”

“帮你自己？”

“你也知道在我爸妈眼中，你陆放辰是他们女婿的唯一人选，我们两个的事若被揭露，不只你没办法娶你的小护士，就连我要嫁给齐风都是件不可能的事，所以为了我们两个好，我认为我们两个应该合作。你觉得怎么样？”

陆放辰觉得这个法子的确可行，可是……这样不就更委屈季苹了吗？

他转头去问季苹。“你怎么说？”

冯季苹是很想摇头说不要。

她不认为程竹音会那么好心肠帮她，但现在不是她任性的时候，毕竟从他们两个刚刚的对话里，她已知道陆放辰的爸妈是很难缠的角色。

如果今天陆放辰爱她，那么她会有信心去跟他的父母亲对抗，然而事实上陆放辰并不爱她，她只能用身体制约他，如此看来她只能答应不是吗？

冯季苹点点头，“好，但是我要继续留在你身边照顾你。”

“这怎么可以。”程竹音开口反对。这小护士如果一直待在放辰身边，那她的抢婚计划不是更加艰难吗？

“为什么不可以，我本来就是放辰的看护。”冯季苹抬头挺胸捍卫她的爱情。

“可是放辰的腿已大有好转，不需要看护日夜守着。”反正她就是想把冯季苹赶出陆家，少碍着她。

“季苹得留下来。”陆放辰支持季苹是因为他目前的生活少不了她。

他的表情太坚决，程竹音也不好意思再坚持。“冯小姐是可以留下来，但你得确定她可以演好这场戏，我可不想因为有她在，而坏了大局。”

“我可以把我的角色扮演得很好。”冯季苹不想让程竹音看扁。

程竹音撇撇嘴，露出一抹不以为然的笑。

她理都不想理冯季苹，转头对陆放辰说：“陆妈妈明天下午三点到，我来接你一起去机场接机。”

“嗯。”陆放辰冷淡的予以回应。

“那我先走了。”程竹音觉得自己不该太躁进，应该放长线钓大鱼。说了再见之后她便离开。

程竹音走了，冯季苹却觉得她带给她的压力还在，凭女人的直觉，她认为程竹音的来意并不单纯。

“想什么？”陆放辰看见季苹皱着眉。

“想你父母亲不知道会不会喜欢我？”

“你不用去讨他们欢心。”

“为什么？”

“因为不管你有多好，他们一样不会喜欢你。”陆放辰说的是实话。“我爸妈眼里只有同阶级的人，认为物以类聚才不会坏了他们的水准、格调。”

“哦。”冯季苹听懂了。

她家里只是小康家庭，社交圈也只限于左右邻居跟同事，的确是不同于他们上流社会的层次，朋友不是政治名流就是商业大亨。

她跟陆放辰根本就不是同一层次的人，也难怪陆放辰听到他母亲要来，便急于将她藏起来。唉，看来她跟陆放辰之间的阻碍还真多。

玩着自己的手指头，冯季苹不禁担心起自己的未来。她执意嫁给陆放辰，真的做对了吗？

她的担忧，陆放辰明白。

他拉着她的手，搂着她。“你不要胡思乱想，我说过了，你别在意我父母亲。我想娶谁，我要谁，我可以自己做主。”

“可是夹在我跟你父母亲之间，你不会很为难吗？”

“有什么好为难的！我们只要按照计划进行，我爸妈不会知道我的妻子即将换人，等他们上了飞机，我们再来个先斩后奏，等他们知道我娶了你之后，他们已远在异乡，顶多他们打电话回来时，我让他们两老念个几句，反正不常见面，你跟他们不会有太大的冲突，你别担心。”

“那……程竹音呢？”

竹音？陆放辰皱起眉。“这又关竹音什么事？”

“你会不会跟她旧情复燃？”这才是冯季苹一直担心的；毕竟程竹音太美、太漂亮，曾经，陆放辰又那么爱程竹音。

而现在……

“现在你对程竹音还有感情吗？”

他对竹音还有感情吗？

陆放辰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

在今天之前，他或许还认为自己恨着竹音，因为她跟齐风竟背着 he 做一些苟且的事背叛他。可是连着见到竹音两次，他发现他并不恨竹音；或者……更正确的说法是，他一点都不在乎竹音的感情，竹音即将与谁在一起、情归何处，像是与他陆放辰毫无关系，他真的从竹音的魔咒中解脱了。

他爱竹音吗？

不，他不爱。他现在爱的是伏在他眼前、眼里写着恐慌的小护士。

她光用一个眼神、一个表情就可以刺激他想要她的欲望，她竟然还不明白自己对他的影响力。

“笨蛋！”他骂她。

冯季苹皱着脸，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

看见她可爱的表情，陆放辰又朗朗地笑开来。

他觉得跟季苹在一起过日子会比跟竹音在一起有趣得多。

陆放辰的母亲来了。

她果然就和陆放辰说的一模一样，有上流社会人的气质，有上流阶级的贵气以及不可一世。陆母打从进门到现在，均不曾用正眼看她一眼，对她的态度就像她是一个卑微的小仆人，不值得他们多施舍一个眼神。

相反的，程竹音的地位就比她高多了，在餐桌上不时的可以看见陆母拉着程竹音的手闲话家常。

她还听见她问程竹音：“你这孩子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嫁进我们陆家，当我们陆家的媳妇？”程竹音举止大方，不答反将问题丢给陆放辰。“这问题就要问放辰了，看放辰他哪时候娶我，我就什么时候进陆家门啊。”

冯季苹也在餐桌上用餐，听到这样的话题，忍不住转过去看陆放辰，看他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没想到陆母自作主张的答了：

“这事还用问放辰吗？你又不是不知道放辰的心，这几年他将全部的心思放在你身上。放辰是个死心眼的孩子，既然认定你是他的妻子，他理所当然想早点娶你进门。”

“陆妈妈，你太高估我，搞不好放辰早就不爱我了。”程竹音作假地羞红脸，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美丽。

“是吗？”陆母转头问儿子：“你怎么连句话也不吭一声？”

“说什么？”陆放辰夹了菜往嘴里塞，像是没事人似的。

“你老是这么闷，难怪竹音认为你不爱她。”

“竹音要怎么认为是她的事，她的思想我管不着。”

“唉，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要你说一句甜言蜜语真有这么难吗？你要不说，可别怪竹音跟别的男人跑了。”陆母一直强逼陆放辰对程竹音说爱。

冯季苹再也听不下去了。

“对不起，我吃饱了，你们慢用。”她有礼貌的站起来。

陆太太还是连句“嗯”都舍不得施舍给她。

今天她原本就不想让个外人介入他们的家庭聚会，是放辰那孩子坚持要让他看护同桌共餐。

看吧，那种中阶层的人果然是没什么教养，哪有人用餐用到一半临时离席的。

没家教！陆太太冷眼瞥了过去。

冯季苹看到了。

但让人说成没家教总比自己坐在那儿心如刀割来得强。她渐渐不看好她跟陆放辰之间的婚事，或许她那一群死党说得对，她跟陆放辰的确是不适合。

冯季苹站起来想走开。

陆放辰却选在这个时候也放下碗筷。“我也吃饱了，妈你慢用。”他也要先行离开。

“放辰，你怎么这么没礼貌！”

“妈，在自己家里用餐，多余的礼节就省了吧；更何况你跟竹音好久没见了！有很多事要聊，我夹在你们中间没话讲，可闷得很；况且，我还有复健工作要做。”

不理睬母亲的表情有多讶异，陆放辰招手要季苹过来扶他，就先行离开。

“过来。”一进自己的卧房，陆放辰就招季苹过来给他抱。

“你爸妈很喜欢程竹音。”

“竹音小时候是在我家长大的，就像是我爸妈的孩子，他们当然喜欢她。”

“可是他们不喜欢我。”

“你不用讨他们的欢心，你只需要让我喜欢你就够了。”

“可是你说你不喜欢我，你喜欢的是我的身体。”

“这就够了。”他单手罩在她的胸脯上。

她的胸部不大，握在手中像个小球似的，但他喜欢这样的触感。

陆放辰把手滑进她的胸衣内，揉弄她的乳尖，让那花蕾为他苏醒。

“你好敏感。”

“比起程竹音来又如何？”

“你用不着跟她比。”

“可是程竹音很美。”

“我知道。”

“而且她的身材很好，胸部也很大。”

“我知道。”

“那……你可不可能跟她旧情复燃？”冯季苹问出她直搁在心里担心的问题。

“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我厌恶别人的背叛。”说到这里，陆放辰力劲猛然一施，扯痛她的乳蕾。“所以你可以背叛我。”

陆放辰把头埋进她的胸前，闻着乳香；他说的是实话，他的心禁不起再一次的背叛，尤其是她在他心目中已日渐重要。

“给我。”

“在这里？在这个时候？”冯季苹慌了。“你母亲在外头……”她想推开他的手，拒绝他的挑逗。

“我房里的隔音设备很好。”所以她用不着担心。

“可是……可是……”她不停在他怀中扭动、娇喘。“我们的……的门没锁……他们如果……闯进来……呃……”冯季苹因陆放辰手指而打了个哆嗦。

她的天地在旋转。

“慢一点。”她抓住他的手腕，求他。

陆放辰喜欢看季苹欢爱时的脸。

她既娇羞又放浪，是清纯、野艳的混合体。

“去锁门。”他暗哑着嗓音要她快去，不然的话他会控制不住自己，不管三七二十一要了她。

冯季苹脚软地前去锁门。

又折回来时，陆放辰已将自己脱个精光。

他厚实的胸膛与精实的躯干在在令她着迷。他简直就是阿波罗再世。

“过来。”他招手要她过去。

冯季苹意乱情迷的听从他的指令，任他褪去她所有的衣物，任他的手在她身上游移。

冯季苹发现她渐渐不像是自己，因为陆放辰总能引发她的潜能，让她像个发浪的情人似的。“自己爬上来，坐在我身上。”陆放辰已躺在床上等着她。

她的主动让自己感到羞耻。

但，陆放辰的脚受伤，他们能进行的体位也只有这一种。

她知道这样做太放浪，但是……她爱陆放辰，如果她只能用身体来制约这个男人，那么她会愿意抛弃矜持，想尽办法留下他。

冯季苹俯下身子去吻陆放辰，从他的喉节到乳头，学着他以前施加在她身上的挑逗，欲挑起这个男人的欲望。

她硬而挺的乳尖随着她上下来回的举动而在陆放辰身上滑上滑下，而她乳尖所刷过的每一寸肌肤都燃起欲望的火苗。

陆放辰发现季苹其实是个清纯的魔鬼，她的每一个羞涩动作都能撩拨他的情欲。

他们同时到达欲望的高峰。

他们的快乐欢愉，待在门外的程竹音虽没听到，但当她的手握住被锁上的门把时，她便明白卧室里头正在上演着什么。

可恶！陆放辰竟然那么迷恋那个小护士！就连他父母亲在这屋子里，他们两个都还能忘我的拥抱彼此。

程竹音紧紧的环抱住自己，隔着衣物揉弄自己的胸脯，想象放辰现在抱着的人是她。

哦……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像偷情。程竹音呼吸转为急促。

她发现她想要抢回放辰的心更为狂炽了。

陆母回陆家的第二天，程竹音便以陪她为名大刺刺的进出陆家。

而这还不是最过分的，最过分的是自从程竹音进出陆家之后，俨然像是陆家的女主人，常常指使冯季苹做家事，让她每天累得像条狗一样。

冯季苹愈想愈呕。

奇怪，她只是爱上陆放辰，为什么要受这种委屈？

看看她现在这个样子像什么？不像看护，倒像是个菲佣。

气死她了！

冯季苹甩开抹布，席地而坐。

“怎么，受不了了啊？受不了，你可以走啊。”程竹音一直等着冯季苹崩溃。

她居高临下看着冯季苹，继续用言语去挑衅她的脾气。“你以为你斗得过我吗？别傻了，小丫头，你想要跟我斗，再回去修行个十年再来吧。”

冯季苹抬头瞪向程竹音。

这只骄傲的孔雀。“你不觉得你很讨厌吗？当初是你背叛陆放辰的，现在又回过头来死缠着他，你不觉得自己很没格调吗？”

“没格调！”程竹音嫣然一笑。“我不觉得啊，倒是觉得你很稀奇，明知道放辰不爱你，你却还肯献上自己，没格调的人是你吧。”

程竹音羞辱冯季苹的言语是又毒又辣。

冯季苹一时之间找不到适合的话来反驳，只能一再的重复：“陆放辰说过他要娶我。”

“他也曾说过要娶我，并且还不只如此，他还说过他爱我，冯小姐，请问一下，放辰他说过爱你吗？”

“他爱……他说过他爱我。”

“爱你！爱你哪里？爱你的身体吧。”程竹音大胆假设。

当程竹音看到冯季苹脸色发白，她便明白自己猜对了。

“可怜哟，一个女人只能以色待人，还可以说得这么大声，你是怕别人不知道你的爱情是可以议价的吗？不过……”程竹音衡量一下冯季苹的身材。

她发出啧啧称奇的声音。

“真不知道放辰当初是怎么看上你的，说美，你比不上我；论身材嘛，你的身材又没比我好。你觉得你真能用身体约束放辰的人吗？”程竹音发出质疑。

冯季苹只能气得发抖。“我的事不用你管。”

“我没有要管你，我只是点清事实让你知道，别试着跟我抢男人，不说你的条件没有我好，单说陆家两老重视门第观念这一关，你就没办法入陆家门。”

“我们会有办法的。”

“什么办法？先斩后奏吗？”程竹音笑得狂妄。“你还真的不是普通的笨呐，你以为我千方百计的接近放辰是为了什么？你不会更以为我这么好心要来帮你的吧！呵呵。”程竹音又笑了两声。

“告诉你吧，我是来破坏你跟放辰之间的好事；你一定很讶异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是吧，因为我彻底的瞧不起你，从来就不把你当个对手来看待，像你这种人想要让放辰看上眼，等下辈子吧你！”程竹音狠狠的打击冯季苹的自尊。

冯季苹本来就没什么自信可以博得陆放辰的爱，现在又让程竹音当面这么羞辱，她的信心一点一滴的流失。

程竹音乘胜追击。“你相不相信，给我三天的时间，陆放辰他又会是我的裙下拜臣。”

“我不要听你胡说八道。”冯季苹拿着抹布、水桶想走。

“怎么，想当鸵鸟不敢面对现实啊？”程竹音横了一记白眼睨向冯季苹，又冷哼了声，“不过你会有这样的举动，我也不意外啦，毕竟像你这样的角色，也只能演这种落荒而逃的戏码而已。”

程竹音双手环胸，又给冯季苹一记冷枪。“你以为陆妈妈为什么会飞回来台湾？那是我编的剧本，目的呢，就是为了抢回放辰；冯季苹，我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你认为你斗得过我吗？”程竹音骄傲不已。

刚开始的时候，冯季苹的确觉得程竹音比她优势，但听她说话，再看看她现在这个模样，她突然觉得程竹音好可悲。

“是，我是什么都比不上你，但是，程小姐，我爱陆放辰这一点是你比不上的。”冯季苹抬头挺胸说出她的优势。

程竹音顿时像只斗败的公鸡，灰头土脸的，脸色好难看。
可恶！这个冯季苹竟敢给她难堪，那么就别怪她心狠手辣。
冯季苹刚刚说的优势是爱吧！？
哼，那么她会让冯季苹明白所谓的爱其实连狗屁都还不如。

程竹音挑一个晚上来找陆放辰的母亲。

两人聊股票一晃眼竟是三、四个钟头过去了。

“一点多了，陆妈妈我也该走了。”程竹音起身告别，还刻意强调时间。

陆母看看时钟，果真是已一点多。“这么晚了，你就别回去，今天在这儿住下吧。”

“陆妈妈，这不太好吧。”

“什么不太好，在美国的时候，你跟放辰常玩到三更半夜才回来，那时候不也是轮着住在彼此的住处吗？”

“可是这别墅就只有四间房，现在间间都住满了人。”

“傻丫头，间间都住满人，你就不能跟放辰住同一间吗？”

“陆妈妈！”程竹音羞红脸，跺了跺脚，一脸娇羞。

“别害羞了，反正你跟放辰都已是未婚夫妻，还有什么好避嫌的。”陆母拉着程竹音的手，要她留下。“我还真希望放辰早点把你娶进门来，我跟你陆伯伯才好早点抱孙子；你老实告诉陆妈妈，你什么时候才肯嫁进我们陆家？”

“陆妈妈，你这问题得去问放辰；你知道放辰事业心那么重……”

“那也不能一直把婚事给放着不管啊，唉，那孩子……”陆母摇头叹气。“看来我想早点抱孙子还得仰仗你这孩子。”

“陆妈妈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程竹音假装不懂。

陆太太笑得嘴合不拢。“我的意思是，你跟放辰都别给我避孕，一切顺其自然，我就不信我还怕没孙子可以抱。”

“陆妈妈！”程竹音又跺脚装害羞。

“去去去，去完成陆妈妈的梦。”陆太太把程竹音赶上楼。

二楼……陆放辰就在那儿。

程竹音的脸上有一抹算计成功的笑靥。

转开门把，程竹音潜进陆放辰的房里。

“这么晚了还没睡？”她笑容可掬的问候还在看公文的陆放辰。

陆放辰抬起眼，恰巧迎上程竹音的笑，眉头瞬间蹙紧。“有什么事吗？”

“陆妈妈叫我进来陪你。”

“我不需要人陪。”陆放辰言词冷峻，不留情面。

程竹音从来没这么难堪过，想到自己曾让他捧在手掌心，现在却连眼角的余光他都不肯施舍，这算什么？

程竹音一屁股坐在陆放辰的床上。“陆妈妈既然叫我留下来，我就不可能回去。”

“竹音，难道你从没想过你的行为会让齐风多么伤心吗？”

“我管他伤不伤心做什么？放辰，我只在乎你。”程竹音爬上床，靠近陆放辰，将脸凑近在他跟前。

陆放辰脸垮了下来。

“只在乎我！当你背着我跟齐风暗通款曲时，你怎么不在乎我的感受？”

“那次是个意外；放辰，你相信我，其实我不爱齐风的。”

“我相信。”陆放辰冷着脸点头。他一点都不怀疑竹音的说辞，因为他十分明白竹音爱的是谁。

“你最爱的是你自己，因为这样，所以才会养成你如此自私的个性，为了你个人的私欲，所以你周旋在我跟齐风之间，让我们哥儿俩为你反目成仇；竹音，你玩够了吧。”陆放辰推开程竹音渐渐逼近的身体。

程竹音却又扑上去。

“你爱我的，是不是？如果你不爱我，你不会这么气愤，更不会为了想要激怒我而随便抓个人结婚；放辰，我知道我错了，我保证我会改，以后绝不再犯相同的错，你原谅我好不好？”

程竹音解开套装的钮扣，将完美的曲线大胆的呈现在陆放辰眼前。

陆放辰看着程竹音解放她胸前的束缚，眉头拧得更深。

“放辰……”她将自己献了出去。

为了从冯季苹手中夺回陆放辰，她程竹音可以不计任何代价。

陆母在程竹音上楼后，也跟着上去，不过她不是去儿子的房间，而是去敲冯季苹的门。

那些孩子们以为他们可以瞒天过海，却不知她在台湾住将近一个礼拜，冷眼旁观倒也看清了一些事。

这之中最为明显的是放辰的感情起了变化。

放辰那孩子虽不将情绪写在脸上，但以前他一双眼珠子可老是随着竹音打转，这一趟她回来，却意外的发现放辰对竹音的态度从多情转为客气，而竹音也一改以前的傲气，不时的迎合放辰。

从那个时候起，她就觉得不对劲；但那时候她以为是放辰跟竹音小俩口吵嘴，两人在闹脾气罢了，直到……

直到她发现家里多一个外人在……冯季苹是放辰的看护，原本她是不把那小护士看在眼里的，但放辰明里暗地都在袒护着那个看护，教她心怀疑疑都很难。

渐渐的，她留心起那个叫冯季苹的女孩。

在那女孩的眼里她看到了爱恋。

如果这样的爱恋只是一厢情愿，那她倒也不用太担心，问题是放辰的行为举止中，似乎也透露出那么一点点的暧昧。

看出这一点，陆太太便开始紧张。

要知道他们陆家可是名流权贵，那个上不了台面的小护士可别妄想当她儿媳妇。

为此，她小小利用竹音一下。

今晚找个借口让竹音留下来，让竹音跟放辰单独相处，找回以前爱的火花，而她……理所当然地扮演起黑脸的角色。

她要赶那个介入者离开他们陆家。

叩叩！

冯季苹身为护理人员，向来就浅眠，因此当门板上传来的两声敲门声时，她立即从床上跳起来。

打着赤脚，她赶去开门。

门一开，看到的是陆放辰的母亲。

“陆太太，这么晚了有事吗？”

“我想跟你谈谈。”

不等冯季苹开口，陆母便堂而皇之登门入室。

冯季苹知道陆放辰的母亲这么晚还来找她，铁定没什么好事；开了灯，披件外套，就坐在陆母面前。

陆母一双凌厉的眼先在冯季苹身上转了两圈。

“是长得娟秀清妍，倒也小家碧玉，不过比起竹音可就差得远。”陆母明褒暗贬，冯季苹听明白了。

“陆太太有话就直说吧。”

“好，快人快语，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一句话，我希望你离开放辰。”陆母说明她的来意。“我们陆家是绝对不可能接受你这样出身的女孩当我们家的媳妇。”

冯季苹一听，眉头打了个死结。

这算什么？三更半夜的找人闲气吗？

“陆太太，我想你谈判找错对象了；离不离开你儿子，不是我能做主的。”

“放辰那儿我自然会劝他放弃，不过在那之前，我想先听听你的想法。”

“我的想法对你而言重要吗？”冯季苹不由自主提高声音。“你来不是想听听我的想法，而是要我屈就你的做法；你的命令下了，就要我服从，不是吗？”

“脾气不要那么倔，我没那么说。”

“但你就是打算这么做。”冯季苹气不过他们陆家这么欺负人。拜托，她从头到尾都没有死巴着陆放辰不放，更没有要勾搭陆放辰的意思。

她只是不小心爱上一个跟她身份不符合的人罢了，难道这就犯下十恶不赦的罪吗？

陆母看着激动的冯季苹，忍不住摇头。“像你这样的女孩子，放辰不会真心喜欢你的。”

对于儿子的喜恶她太了解，放辰会喜欢的女孩子是跟他旗鼓相当的对手，就像竹音那类型的。这已经是冯季苹第二次听到有人说陆放辰不会爱上她这类的话；一次是陆放辰的前任未婚妻，一次是陆放辰的母亲。

冯季苹忍不住要气，难道她就真的那么差劲，差劲到除了她之外，每个人都认为她高攀了陆放辰。

挺直腰，冯季苹开口：“我会让他喜欢上我的。”

陆母笑了出来，反问她的：“凭什么？你的身材？你的脸蛋？还是你的家世？”陆母点出冯季苹的弱点。

“你要不要去放辰的房里看一看？现在竹音正在那儿，看了你就会明白，能锁住我儿子的女人得有什么样的本领。”陆母笑着说出她的阴谋。

她很得意的看到冯季苹的脸在瞬间变得苍白。

这小护士中计了。

陆母笑了开来，她看着冯季苹冲出去。

冯季苹看到程竹音双脚打开，跨坐在陆放辰的身上。

而程竹音的套装更夸张得褪到腰间，胸罩挂在床缘上，上身全裸露。

冯季苹的眼珠子快喷出火来了。

她冲到陆放辰跟前，对上他的视线。

“我听你解释。”

“我不需要解释。”他衣服穿得好好的，什么都没做，这样明显的事实摆在眼前，他不用浪费口舌多加辩解。

冯季苹最最最讨厌的就是陆放辰这种态度。

她当然知道以他的脾气是不可能回头接受程竹音的感情，问题是，他能不能多顾着她的感觉，不要让她觉得自己好廉价，可以让他呼之即来、挥之即去。

更何况，现在在她眼前的是天大的暧昧，他却连个解释都不愿意说，看在程竹音眼里，她会怎么想他们两人的关系？

“你去死吧！”

冯季苹拿起枕头狠狠的甩向陆放辰。

他既然连个解释都懒得跟她说，那她还能奢望有一天他的铁石心肠能转柔，终有一天他会爱上她吗？

冯季苹奔了出去。

陆放辰没想要去追回她，只是冷冷看着程竹音。“现在你的目的达到了，你可以下去了吧。”

程竹音愣着不动。

陆放辰用手去推开她的身子。

对竹音，他的感情变得很淡；然而对竹音的感情变淡，并不代表他会找个人来填补感情的空缺；现在的他最最不需要的就是儿女情长，如果季苹想待在他身边，那么她就该明白这一点。

他推开程竹音，让程竹音独自面对失宠的难堪。

他竟然敢推她！程竹音从来没见过这么糗过。向来只有她推拒别人的感情，还没有任何人能躲开她的魅力与身体，而陆放辰是第一位。

“你就不怕我们的事让陆、程两家的家长知道吗？”

陆放辰将她的衣物丢还给她，眼里有看透一切的精光。最初，他还觉得奇怪，母亲为什么会如此积极的鼓动竹音来他房里，后来季苹也来了，当时他就明白母亲的计谋。

母亲应早知道他跟竹音的感情起了变化，也知道他跟季苹的暧昧关系，所以便使个借刀杀人的伎俩，企图解决一切的麻烦。

母亲用最沉默也最具杀伤力的方法来告诉他，陆家除了竹音之外，无法接受任何女人当儿媳。

可怜的是季苹，无缘无故成了母亲借刀杀人下的牺牲者。

其实，季苹如果捺得住性子，不动声色，别那么冲，那么他可以为彼此多争取一些时间；现在她拂袖离去，他断然不可能与整个陆家杠上而去追回她。

看来他跟季苹是缘尽于此了。

冯季苹火死了。

她这辈子从来没那么窝囊过，先是让他母亲给污辱，再撞上程竹音在勾引她的未婚夫；陆放辰是吃定她没脾气，所以才这么轻贱她是不是？不然，她在房里等了好几个小时，怎么不见他来求和？

可恶！冯季苹忿然起身，开始收拾东西。

从这一刻起，她辞职不干了。天际方白，冯季苹拎着当初的一只行囊，赶在清晨时分离开陆家。

陆放辰去圣心医院复诊总是看不到季苹。

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当初明明说好不再轻易谈情感的，怎么季苹不在他身边，他反倒无时无刻想起她，就连回医院复诊时，也开始期待偶遇的相逢。

算一算日子，季苹离开他身边也有两个月了吧。

这两个月来，他的脚大有起色，不需要拐杖也能走几步路，所以他恢复以前忙碌的生活，照道理讲，如果他需要女人，也能从各家闺秀中找出一个合适陆家以及他喜欢的女人一起规划未来。

但，自从季苹走之后，他猛然发现季苹带给他的影响远比他所想象的来得深。

陆放辰坐上座车，看着窗外冥想，司机载着他先绕过停车场，再驶向大门。

大门前突然出现一个纤细的身影，与他的座车错身而过。

是季苹！

陆放辰转过身，视线追着那抹身影跑。

从窗子看过去，季苹像是过得很好，因为她的脸上有笑、有阳光。

陆放辰就这么看着，直到两人的距离愈来愈远，直到季苹的身影渐渐不见……陆放辰才转回身子坐好。

他说不出来自己是怎么一回事，只晓得当自己看到季苹过得那么好之后，他心中竟然有一股怒气……

他原以为没有他，她会失魂落魄。

看来是他太自以为是与一厢情愿了。

陆放辰先是莫名其妙的沮丧，然而这样的情绪才闪过一下下，很快的他就恢复原状，自信重又染上他的眼瞳。

他决定反击。

如果季苹不如他想象中的爱他，那么他会用手段达到他要的标准。

“拨个电话给圣心医院的院长，告诉他将外科的冯季苹给解聘。”陆放辰下达他的命令。

他的执行秘书在记事本记下了，还不忘追问：“那理由呢？”

“理由？”陆放辰嘴角扬起深沉的笑。“理由……就叫冯季苹亲自来问我。”

“我被解聘了！为什么？”

当冯季苹收到人事命令时，她还不愿相信事实。

“我做错什么吗？不然医院干嘛这么待我？”她气呼呼的因自己莫名其妙被解雇而感到不

平。

“我去问护士长。”

“别问了啦，护士长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冯季苹的同事劝她别去。“这是院长亲自下的人事命令。”

“院长！？”好，她终于找到罪魁祸首了。“那我现在就去问院长，问他干嘛无缘无故Fire掉我。”

要知道现在经济不景气，工作很难找耶，她不问出个原因，恐怕会死不瞑目。

冯季苹是豁出一切也要找到答案，反正她都被解雇了，最惨的结局不外乎是不在圣心当护士，既是这样，那她还有什么好怕的。

冯季苹冲到院长室，敲敲门板。

“进来。”一个慈祥的声音响起。

到现在，冯季苹还是不愿相信圣心的大家长会开除她！院长在她心目中的地位一直都像父亲一样。

唉，现在还想那些做什么呢？她得为自己的生计着想啊。

冯季苹推开门进去。

院长含笑以对。“坐。”

冯季苹挑一个正对院长的位子坐下，并且将手中的人事命令递给院长看。“我可以请问院长这是怎么一回事吗？”冯季苹尽量将话说得客气，不意气用事。

院长脸上露出一个不知情的无奈笑容。“你的人事命令是董事长亲自下的，董事长说，如果你要理由便得直接去问他。”

董事长！

那么也就是说，她之所以会被开除全是陆放辰在搞鬼！

冯季苹点头，她懂了。

收下公文，冯季苹站起来。“我知道了，打扰院长您办公时间，真的很对不起。”冯季苹表面上很有礼貌，尽量维持她的形象，但私底下她是怒火三丈，想一鼓作气冲到陆放辰面前对着他拍桌子大叫：他凭什么这么对她！

但，气归气，她还是保留一丝丝理智，直到退出院长室，她才冲向门口招了辆计程车，一路狂飙到陆放辰的办公大楼。

“预约？不，我没预约。”冯季苹涨红脸，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要跟服务处的公关虚与委蛇。

“小姐，你没有预约我们董事长是不可能见你的。”公关小姐很客气的拒绝冯季苹的造访。“我是冯季苹。”冯季苹报出自己的名字；前阵子她跟陆放辰的新闻闹得那么大，全台湾有一半的人口都知道她跟陆放辰“有一腿”。

她以为报出自己的名字，那么这个公关小姐就会看在她“以前”是陆放辰的女人面子上，放她进去兴师问罪。

然而那该死的公关小姐竟然耍宝，也拿出一张名片自我介绍：“我叫唐可馨。”

冯季苹真想叫她去死。

她管她叫什么鬼啊。“我只想见你们董事长。”

“冯小姐，我也不只一次的告诉你，你没有预约我们董事长是不会见你的。”公关小姐严格把关，说什么都不让冯季苹闯进去。

是董事长的女人又怎么样？

如果每个董事长的女人都可以随随便便闯进陆氏产物大楼的话，那请她这公关来干嘛？

冯季苹忍气吞声，再一次请公关小姐打电话告知陆放辰。“你先通知你们董事长，要不要见我，由他来决定好吗？”

唐可馨几乎不想理冯季苹了。

她从来没见过这么“鲁”的女人。

人家董事长都不爱她了，她还死缠烂打缠着董事长不放，也不怕丢脸。

唐可馨脸上虽还摆着笑，但冯季苹看得出来她脸上的不以为然。

当下她也知道再跟这公关小姐耗下去绝不是办法，于是她拿出手机拨了几个号码。待陆放辰的专线一接通，冯季苹立即大吼：“陆放辰，你给我下来，我人就在你办公大楼里。”

唐可馨没想到这女人竟然这么无礼。

可恶，她这样是想教她被上司开除，回家吃自己是吗？

唐可馨当机立断，打对讲机叫保安进来，把冯季苹架出去。

冯季苹拼命抵抗，还不断的骂陆放辰：“你小人，你卑鄙，你干嘛这么对我？”

陆放辰在电话里只听到闹哄哄的声音，完全听不清楚季苹说了什么，但凭他想象，也知道公关处的小姐太尽职，铁定会冒犯到季苹的脾气。

是他忙得忘了，记得叫季苹来找他，却忘了交代公关人员别拦着那只小母老虎。

陆放辰拨了电话到楼下，叫唐可馨让季苹上来。

有了董事长的命令，唐可馨赶在保安把冯季苹丢出去前叫回那些保安。

她神色匆匆赶到冯季苹面前之后，维持着她脸上惯有的职业笑容，冲着她说：“冯小姐请上二十四楼，董事长在办公室等你。”

冯季苹白了她一眼。

去，这女人也真厉害，变脸就像翻书一样。

哼，懒得理她，反正这陆氏物产的人都一样烂啦。

冯季苹脸色极差的冲进电梯，看着数字往上攀升！她的怒火也像野火似的蔓延到无可复加的地步。

陆放辰，你让我这么难堪，你死定了你！

冯季苹会生气已在陆放辰的意料之内，但他看到她，内心涌起一股激越的情绪却是陆放辰始料未及的。

“坐。”他招呼她坐下。

“不用。”冯季苹冷冷的拒绝了。“我来只是想问清楚，我是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你要圣心医院的院长解雇我？”

“你没做错什么。”

“呵！”冯季苹皮笑向不笑的笑一声。“那么我可以请问你一下，既然我没做错什么，你却下令解聘我的原因吗？”她飘出怒意。

“可以啊。”他点点头，却不开口。

冯季苹想杀人了。“你到底说不说啊你？”

“是想说，但是你脾气这么大，只怕说出来你的火气会更旺。”

“我的火气我自己会控制，不用你鸡婆。”冯季苹横了陆放辰一眼。

这个不要脸的男人，今天干嘛一直笑？冯季苹看到陆放辰的笑脸，浑身不自在，皱起的眉头像小山那样高。

陆放辰维持他原有的风度，徐徐说出：“我想逼你回来。”

逼她回来！

这是什么意思？

冯季苹的眉头打起结。“把话说清楚。”

“我想我们的关系不该那么早划分清楚。”陆放辰尽量把桃色的成分给淡去。

冯季苹听懂了。“换言之，你陆大公子又要我了，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

“你去死啦！”冯季苹很没气质的开口说粗话。“你以为我是小猫、小狗吗？可以让你呼之即来、挥之即去；那天我受了委屈，你有追出来安慰我半句，或是跟我解释什么吗？没有，你一句话都没说！你知不知道我当时是什么感受？我觉得自己好廉价，在你眼中，我冯季苹什么都不是，就连一句解释，你都懒得浪费……”冯季苹深吸口气。“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决定我不想再爱你，你懂了吗？我不想再爱你了。”冯季苹一口气飘出她的想法。

怒气飘出来之后，冯季苹的心情好多了。

陆放辰眉宇藏着笑意。“说完了？”

“嗯。”

“那我说的你考虑得怎么样？”陆放辰锲而不舍的追问。

冯季苹还以为自己耳背，听错了。

她刚刚不止一次的跟他表明她不愿意再回到他身边，但这时候他还有脸说这种话。

“哦，我真是服了你的脸皮。”

“随你怎么说我，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如果你不回来我身边，那么你就不能回圣心。”陆放辰开口要挟。

冯季苹相信他做得到。

“不回圣心，我还是可以到别的医院。”换句话说，她就是不要再回他身边当宠物。

“如果你真以为不回圣心我就奈何不了你，那我只能说你太天真了；圣心在医学界有它一定的地位，你说，如果由圣心放话，还有哪家医院肯要你呢？”

冯季苹听到这里，脸色已转为气愤的铁青色。

陆放辰笑得更得意了。

他将手中的档案递给季苹。“从这上头的报告看来，不只有你在医学界工作，就连你兄长也在医界服务。”

“你想说什么？”

“只想点清你与我抗衡的后果罢了。”他又在威胁她了。

这一次冯季苹再也没勇气说气话，因为这事不只关系着她一人，还关系着大哥、大嫂那一家子。

大哥有两个小孩要养，大嫂又只是个家庭主妇。

老天！她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让她惹上陆放辰这个凶神恶煞呢？

冯季苹横看向陆放辰。

“你只是要争一口气是不是？好，我承认我跟你顶撞是我不对；但你大人有大量，犯不着跟我一个小女子过不去。我知道你不爱我……”

“我要你。”他打断她的话，说得清楚分明。

冯季苹心口一震，心中有了悸动。

唉，真要不得，怎么陆放辰随随便便一句话，她便有了幻想呢？

叹一口气，冯季苹尽量和颜悦色。“是，我知道你要我，但你不爱我。”

“爱不是重点。”

“对你而言可能不是，但对我而言它就是重点。”冯季苹觉得好累，真的好累。“我原本以为我真的可以做到不在乎你爱不爱我，只认真的去爱你就好，但后来我才知道，当我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会想要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会斤斤计较我的感情是不是有得到回馈；我甚至还会嫉妒、猜想，你之所以不敢爱是不是因为程竹音的关系？有了这一层疑惑，我便又开始质疑是不是自己不够好，所以让你忘不了程竹音带给你的痛……陆先生，你知不知道这样周而复始的循环下去，我会渐渐的开始否定自己、怀疑自己；当一个人强烈质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时，你又怎么能教她相信她可以赢得别人的感情？”

“你可以。”陆放辰站起来抱住她，以手托起她的下颚，用坚定的口气告诉她：“因为我的感情受你牵引。”

冯季苹眨眨眼，不相信自己听到的。

“你说什么？”

“我说，我或许还没爱上你，但至少我已渐渐的在乎你，也觉得日常生活少了你，我会少了很多乐趣，为此，我要你留在我身边。”

“这不是个好理由。”冯季苹摇摇头。“只是因为少了我你的生活便少些乐趣，所以我就得躲在你的羽翼下，当你的宠物；如果有一天你玩腻了我，不再在乎我这宠物时，你打算拿我怎么办？”

“为什么你总认为时间久了我就会厌倦你？”

“因为你从来没给过我信心。”

“我是一个相当专情的男人，在十八岁那年认定了竹音，感情就从没出轨过，所以时至今日我仍没办法再接受另一份感情，是因为我得花时间去淡化竹音的背叛。”

“你还在乎程竹音！”

“感情已淡，但是那份伤还在，老实说，有一阵子我不太相信女人会有真感情。”

“包括我的？”

“对，包括你的。”

“既然不相信我，干嘛又找上我？”

“我都说了，因为我的感情受你牵引，当我的视线只想随你移动时，我便难以忍受你不在我身边。”

“你可真专制呵。”他无法忍受她不在他身边，便无所不用其极的将她拴住，这不像宠物像什么？

然而，嘴硬归嘴硬，听陆放辰说这么多话，要说她的决定没有一丝丝的动摇是不可能的。好吧，她承认她是有点心动……为了他刚刚的那一番话。

但是他们之间不可能那么顺利的。“你家人怎么办？你父母亲的门第观念那么深。”

“以前我顺着我父母是因为我不愿违逆他们。”换言之，也就是他陆放辰真要做什么，就算是踢掉他董事长的职务也拉不回他的决心。

“现在你放心了吗？”他问她。

她点头，答应再给彼此一个机会。“但是，我不想再用身体制约你。”

“可是我想念你的身体。”陆放辰像个浪荡子似的，邪邪的朝季莘的耳窝吹气。

冯季莘的身体又酥又麻，连忙闪身避开他的挑逗。她沉下脸，“我是说真的。”

“我也是说真的。”他脸上的表情比她还认真。

“不行。”冯季莘狠下心来拒绝。“如果我们又发生关系，那么我们之间的纠缠就更会复杂，到时候我们若发现真的无法在一起，关系将更难断。”

“你想得可真远。”

“这就是男人跟女人的不同。”她又不是他，只关心两腿间的欲望，要知道她是女孩子耶，要是她不小心怀孕了怎么办？

“那，我可以抱抱你、亲亲你吗？”陆放辰决定一一攻陷。

抱抱她、亲亲她？

“嗯。”冯季莘觉得这些要求并不过分，于是大方点头。

她既然如此大方，陆放辰也就不客气了。他的头压下，唇也顺势欺上，抱着季莘吻得她天旋地转；悄悄的，他的手溜到她的衬衫内，抚摸她的背脊……

她如同以往一样甜美，让人爱不释手。

解开季莘胸罩的勾扣，他的手罩上她的乳峰……

陆放辰的嘴角挂着一抹奸计得逞的笑。

他还是觉得用她的身体来制约他比较适合他这种男人。

—完—